

長篇哀艷小說

孤鴻淚史

第二批換

112

孤鴻淚史



上海文華書局印行

哀艷言
情小說
孤鴻淚史目錄

- 第一回 愛人的談話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回 愛神之箭……………一九
- 第三回 孤軍奮鬥……………四一
- 第四回 徒刑期滿了……………五六
- 第五回 人天交戰……………六九
- 第六回 新發現……………八三

哀艷言
情小說

孤鴻淚史

第一回 愛人的謊話

一個寒冷的夜裏，在舊京城中。胡同裏的一切聲音，都已停止，只有像怒吼般的西北風，括着電線，嗚嗚作響，胡同北頭，矮牆裏有一幢半西式的小樓，由玻璃窗中射出一線燈光來。這雖然是夜深淒涼，樓上人兀自未睡呢！這樓上有一老一少，同坐燈前，在那裏說閒話。老的是六十歲以上的老太太，兩鬢的頭髮，已經帶着一分蒼白色，帶了一副大匡眼鏡，坐在一把安樂椅上手中拿着一件短棉襖，在那裏縫補。在老太太對面，有一個鐵爐子，火熱正旺，將爐上放的一銅鑊子水，燒得咕嚕作響。爐子邊也有一把安樂椅子，上面坐着一位少女，約摸有十八九歲，她半側了身子坐着，手中雖是拿着一本小說，然而手垂到膝上，懶懶的樣子，並不要看。頭靠在椅子背上，微微的閉上眼睛，像要睡的樣子。那老太太抬頭看了她一眼，低聲道：「慧珠，你若是倦了！你就先去睡罷！我不禁你陪。」慧珠突然將身子一起，扳着面孔道：「你不要管我的事！」說畢，拿起那本書，映着燈光觀看。老太太不經衣服了，兩手按住了膝蓋，望着慧珠，露出很誠懇的樣子來。因道：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難道白天生的氣，還沒有消嗎？」慧珠依然偏着臉去看她手上的書，並不理會這老太太的話。老太太將針線收了，衣服疊了，放到

衣箱裏去，將桌上放着的一壺茶，斟上一杯，坐了下來，眼望着那騰騰的熱氣，出了一會神，然後嘆了口氣。慧珠眼珠子斜對她看了一眼，依然側過頭去看書。老太太喝了口茶，放下杯子，將椅子拖着靠近爐子一點，望了慧珠道：「今天你睡不着，我也睡不着，我把心事和你談一談。」說到這裏，又望了慧珠的面孔，看她有什麼表示。然而她依舊側了身子看書，老太太道：「我知道你這幾天，這樣不是，那樣不是，都是爲了婚姻這件事情，像我在你這大的年紀時候，提到婆婆家，真會臉上燥破了，還敢提什麼！趕上現在年月不同，大家都說個自由，這也難怪你一個人，可是這樣終身大事，總要仔細的思想，不能夠由性兒辦啦！你說方家那孩子，是個作生意買賣的，你不能嫁他。照我看起來，你這話就錯了。這年頭兒作官的最是靠不住，今天做總司令，做總指揮，到了明天，說不定還是一品大百姓。就算幹上一輩子吧，人有錢就會作怪。別人不說。就說你父親，作了芝麻大的一個文官，娶了你那死去的娘，再討我作第二房，當年也是好人家的姑娘，若不是貪圖你老子作官的，一夫二妻，嫁個生意買賣人，吃一飽，穿一身，也就定了。嫌了你的父親，乍進門的時候，先受你大娘一頓教訓，當着許多親戚朋友，也不管我面子下得來下不來，先給她磕三個響頭，分個大小之禮，那個時候，我虧得上沒帶刀子，要是我帶了刀子的話，自己就會一抹脖子死了，所幸你父親尙還知道我受一分委曲，我要什麼就給什麼，真是娶月亮不敢給星星。可是你大娘在一邊兒挑眼，

不說別的，我只要和你父親有一個笑臉，就給她罵上三天三宿，我除了半夜裏，自家躲着哭一場，什麼話也不敢說，後來添了你兩個哥哥，你大娘自己沒開過懷：算是讓我一步，我看着也有點出頭的日子了。可是你父親還覺受罪不够，又討了你的娘，你娘的脾氣暴極了，那能像我這樣好說話。你大娘說她一句，她倒要頂兩三句，那也罷了。兩人說起話來，還要帶上我一個，我是兩頭受氣。後來你父親死了，你娘年輕，一拍腿走了，你只有三歲，你大娘說你是姨太太養的，恨不得把你也丟了！我不帶着你怎麼辦？我就常對人說：爲人莫作姨太太，自己出不了頭，倒也罷了，連自己的女兒，也是跟着不能出頭。」慧珠掉過臉來道：「牛頭不對馬嘴，你說上這些話作什麼？」說畢，依然掉過臉去看書。老太太道：「我說這話，是有原因的呀！作官的人家，隨別怎樣，總免不了三妻四妾那一件事。無論你是爲正也能，爲副也罷，反正是你嫉妬着我，我嫉妬着你，誰也不能讓過誰一步，家庭總是不和的。那有嫁爲人家一夫一妻，吃口粗茶淡飯的快活呢？再說我們這樣的人家，憑空白事也鬧什麼離婚，說出去也叫人家笑話。你嫌方家活孩子做買賣，那也沒有什麼難辦，我們託人給他們提一聲兒，讓那孩子進學堂去讀書，也就是了。人家說你是姨太太肚子裏出來的，反正不好了。你得替你娘掙氣，也得替我掙一口氣，我也是個姨太太，三歲把你帶大，可沒教過你一件不好的事情；你兩個哥哥不願你和方家離婚，也是攔住了這口氣。……」慧珠突然站起身來，將手上的書本向椅

子上一擲，轉身就走了，她雖沒有說出一句什麼，只在她突然一轉身之間，衣襟擺拂着椅子腿，卜卜作響，這也就知道她怒不可遏了。老太太望了她的後影，不免深深的嘆了一口氣，將椅子拖着靠近了爐子，仰頭望着牆上懸的一架相片，便只管出神，恍惚之間，自己還是二十歲的青春少婦，椅子邊一個茶几，茶几上果盤裏，放着一大盤，慧珠甘自己是赴錢太太的宴會回來，喝過兩杯燒酒，嗓子有些乾渴，臉上也有些熱烘烘的，因此在果盤裏取過兩個蜜柑，對了爐子，慢慢的剝着吃。門簾子一掀，她的丈夫邵振綱進來了！他雖然是四十以上的人，然而衣服穿得很整齊，看去還是三十附近，他笑嘻嘻的走上前，握了她一隻手笑問道：「梅卿，你還沒有睡嗎？」她不作聲。在這時，一個老媽子進來，邵振綱便問道：「二太太好像又生氣，那個人說了什麼嗎？」二太太站起來道：「你不要用這些話來哄我了，老實對你說：「我聽到二太太這個二字，我心裏就不痛快。」邵振綱笑道：「梅卿，你受點委屈吧！等我的差事好了一點，我就分開來住。你要底下人怎麼稱呼你，就怎麼稱呼你，你看好不好呢？」二太太望了他，有一句話還沒有問了出來，只聽到大太太在她屋子裏叫了起來道：「一回家來，什麼事也不問，就溜到人家屋裏去了！真是不要臉。」絮絮叨叨的，那話越罵越多，最後就罵到房門口來。邵振綱因她的話太囉唆，便回了兩句嘴。這位邵太太更是不知知道，讓人，一直罵到房門口來，也不知道她手中拿的什麼東西，照定了邵振綱頭上就是一下子，只聽到拍

一聲，頓的腦漿四濺。二太太不免大吃一驚，睜眼一看，原來是一場惡夢，這一聲響，連帶着鐵爐子裏，爆裂了一塊硬煤。二太太對了一盞電燈，出了一會神。電燈斜對邊，正懸了一面大鏡子，向着鏡子裏一看，自己一把白頭髮，分披到兩邊臉上，臉上的皺紋，橫的長，縱的短，那裏有一點美麗之色？剛才這一場夢，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呆着出了一會神之後，情不自禁的嘆了一口氣，心裏想着這位姑娘，雖不是我自已生養的，然而自小將她撫養大了，平常是相很親愛的。如今看她離婚，去另找情人，前途如何，總是難說。現時在外面讀書的青年，家中雖有妻室，但是要改圖別個女子，總說是沒有結婚，等到人家嫁過去了，生米做成了熟飯，才說家裏有老婆；結果最愛的情人，反讓她做了姨太太。自己是做了一輩子姨太太，不會出頭，而今不能眼睜睜讓女兒上那個當了！剛才她一驚而去，不知道她回房去睡了沒有？這樣想着，不覺起身走向慧珠屋子裏來，這個姑娘，雖然已是高中的學生，知識也不淺了，然而她究竟是個姑娘，胆子非常的小，二太太把她住到樓上去隔壁一間屋子裏來，關於起居飲食，也好有個照應。這時三太太輕輕走到慧珠屋子裏的，看她怎麼樣了。只見她和衣側着身子，睡在床上，斜扯着被服，蓋了大半截身子，頭髮蓬蓬的，亂散在枕頭上。她身子一動也不動，究竟是醒的還是睡着的？並不知道。因悄悄的移着脚步，走到床面前，俯了身子問道：「慧珠，你睡着了沒有？這樣冷的天，就這樣糊糊塗塗的睡着，仔細受了凍。」二太太如此說着

，慧珠的身子，動也不動。二太太走向前，將被掀到一邊，看了她身上，依然還穿着一件駝絨袍子，便伸手慢慢的給她解着鈕扣，由底襟上那個鈕扣子向上解，解到了脅下，慧珠忽然將身子一扭，用手一撥道：「不要管我的事！」她說着，臉依然朝着裏。閉了眼睛，不會睜開。二太太道：「原來你還沒有睡着：你這是何苦！就是和人生氣，也犯不上糟蹋自己的身體呀！」慧珠還是閉了眼睛，側身睡着不動。二太太站在床面前，不免發了呆，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：「現在這樣整住一口氣，只管和我爲難，有一天病倒在床上了，娘呀媽呀的亂叫，要茶要水，又全是我的事。孩子！我沒有把你當不是親生兒女看待呀！」慧珠突然坐了起來，皺着眉道：「您儘管嘮叨些什麼？我這麼大人，難道我要睡覺，自己還不會脫衣服？你只管走，我還要看幾頁書才睡呢。」說着話，她就用手向二太太虛推了一推，催着她出房去。二太太道：「你看書，我不能攔着你。可是今天夜深了，天氣又很冷，你不會明天早點兒起來再看嗎？」慧珠道：「你走罷！別管我了！我在床上躺着，慢慢的看，就看着書睡着了。」二太太望了她一望，知道她脾氣很執拗的，既是一再說要看書，縱然逼她睡下，她也是會再起來的，只好向她嘆了一口氣，出房去了。慧珠等母親一走，趕快把房門關上，然後在床底下拖出一隻藤籬子來，在身上掏出鎖匙，將箱子打開了，在疊着的衣服裏面拿出一個小木盒子來，再打開小木盒子，那盒裏塞滿了信封，他拿起上面幾封信，看了一看背面批的號頭，將最後的

一個號頭，抽出信紙來。坐在床沿上，就了燈光，重新展開起來，那信上寫的是：
我最親愛的慧妹：昨晚由電影院裏回來，對着一盞孤燈，真是百感交集，一時想到銀幕上的情人，和並肩而坐的我倆，是多麼香甜。一時又想起妹的環境，覺得我倆的甜蜜程度，也不過如此而已。我們相會多了，將來這種甜蜜的回憶，也許是促成自殺的原因之一。想到這裏，我取出了你的像片，吻了無數次，吻了無數次的妹妹，然後緊緊摟抱在懷中。我想這個時候，大概你也是孤燈獨對，但不知有什麼感覺沒有？我不怕冒犯了你，對你說一句實話，這晚上我就把你的相片，放在我的被裏呢！這種舉動，或者有點不對，然而你要原諒我，我絕對沒有一點褻瀆你的心思，只是愛你愛到了極點，愛到了無可表示的那一點，所以我才這樣的親近着你，以求我夢魂中的安慰。由此你也可以知道我要為你犧牲而來奮鬥的話，決不是假的。也必要如此，奮鬥才有意義呀！哈哈！明天又是星期，我又要萬分無聊的在公寓裏消磨一天，不知道你可能一早就到我這裏來，和我共度這無聊的難關？不過你的行動，近來益發的不自由，假使有什麼困難，不來也罷，因為我期待着將來美滿的結果，不願在這個時候，種下許多惡因呀。

祝你

康健！

你的心上人祝長春吻上

慧珠拿了這封信，再三的看，中間有幾句話，簡直讓她看一眼，心裏就酥麻一陣。自己一個人微笑了一笑，於是又把其他的信封，拿在手上，隨着看了一眼，然後將信放到小箱子裏去，關閉了箱蓋，又鎖上了。依然送到床底下去。自己抬手一看手表，已是夜深兩點鐘，窗子外面的風聲，算是停止了！隔了壁子，却聽到有一種微微的呼呼聲送入耳鼓，分明是大家都睡靜了，自己一個人還徘徊些什麼？睡罷！在二人低頭想着心事之間，口中念念有詞，不知不覺的脫下了衣服，倒在床上睡了。一覺醒來，屋子裏還是黑的，亮了燈連忙在枕頭下面，拿出手表來看了一看，原來還只有四點鐘。冬夜去天亮還早，自己心裏記掛着早起去看祝長春，不料沒到天亮，就醒了，真是用心過度了！滅了電燈，再側着身子向裏而睡。這次睡得很安適，料着七點半鐘醒來，八點半鐘出門，還可以睡三個鐘頭，不要像剛才那樣。頭一着枕，又醒過來，及至二次醒時，屋子裏電燈還是亮的，一想當然是早；將手表一看，却是九點多鐘，先還有些不自信，將表放在耳朵邊，聽一聽，那表裏的機件，可不是亂轉亂響着嗎？再聽屋子外面，家裏人都有了說話聲，起來的人已是不少了。連忙由床上向下一跳，找了長衣向身上披着，走到窗子邊，掀開一角紗窗，隔了玻璃，向外面一看，呀！天地一片白色，空中雪花飛舞，很是緊密，近處萬點銀光，糾紛着一團。遠遠混混濛濛，一層很濃的烟霧，人家樓閣，都在隱約之中。呵呀！怎麼會有這樣大的雪？原來訂定了今天清早去看人的，這大雪天是沒

法子向家人說謊，有事要出去的了。回頭一看屋子裏的鐵爐子，燒得紅光呼呼作響，也不知道女僕們什麼時候進來添的火，自己睡得太熟了，假使一早起來，不讓母親哥哥知道，冒着雪也就出去了。如今，是不行的了，於是一面叫老媽子打水，皺了眉毛，將頭髮蓬亂着，披了兩辮到臉上來，一面披着衣服和鈕扣，一面走到二太太屋子裏來，二太太見她面上憔悴不堪，頭微偏着垂到肩上，因道：「你怎麼樣了？昨晚上缺了覺沒有睡得好嗎？」慧珠抬起一隻手來，捏了個小拳頭，在額角上搥了幾下，搖搖頭道：「不是沒睡好，沒睡好，能這個時候才起來嗎？我腦袋有點發昏，手裏裏也有一點發燒，媽！我到醫院裏瞧瞧去罷。」二太太望着她道：「什麼？上醫院去？外邊那麼大的雪，那真會把小病弄成大病了。」慧珠道：「下雪的天不曉病，假使這天有人要死，都只好不教了。」說畢，也不待二太太說第二句，即刻扭轉身回房了。自己漱忽忽洗已畢，連茶也不喝一口，就隔了屋子，大聲向二太太說：「我曉病去了！」一面說着一面下樓。二太太還在後面追出來說：「讓李二替你雇好一輛有篷子的車，你再走也不遲呀！」慧珠那裏聽見，走到院子裏，頂頭遇見大哥邵丹忱，自己先將大衣的皮領子向上擁了一擁，暖動了一聲，將脚步更一步緩慢一步的向外走着。丹忱道：「怎麼着！你不舒服嗎？」慧珠點頭道：「我就到胡同外面醫院裏去瞧瞧。」她口裏答覆着哥哥，脚步並不停止，已經由院子裏走向門口來了。走到大門口，只見胡同裏的積雪，如鋪着一條大厚絮一般。

，只是路中間，讓車子拖了道上幾尺深的車轍，和一些人的脚印。由胡同南端向北端一看，那裏有一輛人力車子，靜悄悄的只是在長空裏紛舞雪花而已。把大衣自己緊緊的抄着，人向雪中一跳，兩隻皮鞋，都埋入雪中不見。這也不去管，回頭一看，家中並沒有人追出來攔阻，便放開大步踏着雪，就向胡同外面走。那雪花在空中飛舞着，向人衣領子裏亂鑽，令人一陣陣的涼氣透胸。鼻子眼裏，向外透着熱氣，自己都看得清楚。這空氣裏的溫度，正是低極了！自己放開大步，在雪裏走上了大街，先在店舖屋簷下站着，將身上的雪花，一齊撲了下去，然後等着一輛人力車子過來，給了重價，坐到她情人所住的安樂公寓來。到了公寓門口，下了車子，自己覺得臉上如涼鐵一般，手掏錢給車夫時，十個手指，都僵直着不能伸動。不過到了這裏，自己精神上得了一種極大的安慰，也就不怕冷了。心想讓祝長春看到，也可以表示我的誠意，他當然要極力安慰我一番的。她正如此想着，可是公寓裏的夥計，這個時候迎出來了。一見她，先道：「你是來會祝先生的嗎？他不在家，一早出去。」慧珠聽了這話，家在大爲掃興。站在門口，不免發了呆，把冷也忘記了。當慧珠這樣發呆的時候，公寓裏的伙計，樣子很慌張的，東張西望，又向她陪着笑臉道：「大雪的天，祝先生出去了，也不會遠的，等他回來，我給你告訴一聲罷！你的車，還在外面等着呢。」慧珠不聽這話還罷了，聽了這話，更是疑心，便向夥計睜了眼道：「這個地方，難道還不讓我站一會子嗎？我不走，你怎麼樣？」

夥計笑道：「邵小姐，我是好意，你願意在這裏待着，你就在這裏待着罷。」說畢，就走開了。慧珠索性向裏走，穿過一個院子，繞着迴廊，走將過來。這樣的寒天，各人的屋子，當然都是緊緊的將房關閉着。祝長春的房門，也是掩着只有一條縫，却聽得有人在那裏說話。他道：我說了這些話，你相信不相信。我也是個青年，也需要愛情來安慰我這枯寂的人生，然而在這個緊急存亡之秋，我們青年，必定要離開愛人的懷抱，多少爲國家出點力。你想：人家在疆場上流血的兵士，死了就死了罷！沒有死的，頭上飛着槍彈，脚下踏着爛泥，身上染着塵土，無日無夜的守在壕溝裏，我們在後方的人，在家裏就坐在桌上寫妹妹我愛你的信。出去了，不是在電影院裏，就是在咖啡館裏，陪着一位胭脂花粉的人兒說笑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就聽到祝長春答道：「你說了我兩個鐘頭，也够了。我縱然沒有爲國效勞，然而談談愛情，似乎也不至於犯什麼死罪。」那一個人道：「不犯死罪。你只管談愛情，也就够辱沒你了！你想：若是大家都談愛情，都去找樂子，這國家的事，應該交給誰？你那個愛人，她不過着我就罷了，我若遇着她，要很嚴厲的教訓她一頓。在這個時候，女子要麻醉青年，那她的罪名，可就……」祝長春不待他說完，就笑了起來道：「早上你又沒喝酒：怎麼光說些醉話？你有事，你請便能。」那人道：「今天是星期，我知道你的愛人裏來，我已經告訴了茶房，若是她來了，就說你不在家。」祝長春道：「你這人真有點

豈有此理，你作兄長的人，決沒有這種權力，可以干涉作兄弟的談愛情。」那人道：「我本來不應該干涉你，但是我叫你加入救護隊，你不去？叫你加入募捐大會；你也不去；你對我說：『當學生的人，能讀書，就是愛國，我也信了。但是我來找你五回，三回和愛人去玩了，兩回在家裏寫愛情信，這是讀書呢？還是愛國？』這一遍話說過之後，屋子裏默然了。瑟珠站在廊檐下。只管這樣聽下去，整整的站着，兩個白臉泡讓寒風夾着地上的碎雪，吹了過來，塗上一層嬌嫩的紅色，真像熟透了的蘋果，心裏可就想到：向來沒有聽到長春說過，他有什麼哥哥。剛才聽他說，兄長不能干涉他的愛情，這個人說話，又是如此的不客氣，又決不是朋友；自己本待走了進去，和那人當面對質幾句，然而聽長春的口氣，對我很是不壞，我決不能不顧他的面子，和他的兄長吵起來。這回暫且忍耐一次，事後再問他，究竟是個什麼人？只是這樣大的雪，很不容易的跑了出來，出來之後，又見不着他一面，未免太不合算。有了！我到附近咖啡館裏去喝咖啡，叫夥計打電話來請他去，這就可以把那個撇開了。她想着這個辦法是很妥的，並不考量，轉身就走。恰好那門縫大大的打開，卜篤一聲，潑了一杯水出來，回頭看時，門縫裏還有一隻手在外面，那杯水恰是潑在剛才所站的地方，這也不去管他。皮鞋裏攪作響，就走將出去了。由這裏走上大街，只拐一個彎，便有一家咖啡館，找了一個小屋子，放下門簾，和夥計要了一杯熱咖啡。夥計知道一個女郎來吃喝東西，當然是等人的；端了

幾碟點心 and 糖果在桌上，向後退了兩步站着。就問道：「小姐！還有什麼事嗎？」

微紅着臉道：「你給我打個電話到安樂公寓，請祝先生說話。」

夥計道：「你尊姓？」

慧珠道：「我姓邵……」

不！你就說是姓張的找他得了。」

夥計微笑着點了點頭，他似乎已很明白這裏面的緣故。過了一會，他進來說：「電話打通了，請去說話。」

慧珠走到屋子外來接電話，那邊果是祝長春，說話之後，他認道是慧珠，並不問爲什麼不到公寓裏來，却道：「有位同鄉家裏，發生了點事故，我馬上就要去看他，怎麼辦呢。」

慧珠道：「哦！同鄉家裏有事？姓什麼的？」

祝長春道：「姓張。」

慧珠道：「有什麼事？這樣大雪的天，要你跑？」

祝長春道：「可不是，我也不知道什麼事，你可以早點回家去了，外面很冷呢。」

慧珠在電話裏，格格笑了起來道：「這倒要你點記着我呢！對了！我也該回去了，你既要出門，恕我不到公寓裏來看你了。」

電話裏頓了一頓，長春道：「我昨天寫的一封信，你收到了嗎？」

慧珠道：「收到了！可是……」

……再談罷！——說畢，把話機掛上，就回到小屋子裏去了。桌上放着的一杯咖啡，水隔一點熱氣也沒有，用那小匙子挑了一匙子。放到嘴裏，冰冰涼的。夥計見她用茶匙子在杯子裏攪了不休，便問道：「小姐！這個冷了吧？要不要換杯熱的？」

慧珠手裏拿着小茶匙子，依然不斷的在杯子裏攪着，夥計問她的話，她就在鼻子裏哼着，點了點頭。夥計以爲她聽可了，就新作了一杯熱咖啡來。慧珠一抬頭道：「怎麼你又和我來一

杯？」夥計道：「我問你來着，你不是說要一杯嗎？」慧珠點點頭道：「好罷！」於是一人坐在屋子裏，慢慢的喝着那杯咖啡，不知不覺的，也就把那杯咖啡喝下去了。餘計料着她是不會再喝的了，就擰了一個乾淨手巾把來。慧珠接了手巾把，且不擦嘴臉，向夥計道：「和我再來一杯，熱熱的。」夥計聽說，果然又倒了一杯咖啡來，心裏可就想着，這位姑娘，有點奇怪。慧珠坐在屋子裏，又拿着小匙子，一匙一匙向嘴裏送了去。茶匙送着不停，人也不抬頭。等這杯咖啡又喝完了，夥計不打手巾把了，索性走過問道：「小姐你還要點什麼嗎？」慧珠偶然抬頭看到門外壁掛上的大鐘，已是十一鐘有半，便搖了搖頭。夥計以為這個人有什麼精神病，不敢多搭她，說了多少錢，閃着站在一邊。慧珠會了賬，將大衣皮領子扶起，又一步一步的在大街上走着。這個時候，大雪已停，街上店舖裏的人，紛紛出動，將門前的雪掃去。慧珠只挑那沒有雪的路走，自己忘了是該到那裏的。及至猛然抬頭一看，却是安樂公寓那條街上，自己心裏，不免好笑起來。心想邵長春分明聽了朋友的話，拒絕我了，我還是向他這條路上走，女子真是痴心咧！她如此想着，不免猶豫着未走，却見兩個西服男子，穿了獺皮領子的大衣，各在肩膀上掛搭着一雙溜冰鞋，那鞋子胸前一隻，背後一隻，倒彷彿鄉下人背的馬搭這子。這一對人過去，又是一個西服少年，左手夾着穿灰鼠大衣的女子，右肩上也搭了一雙溜冰鞋，那女子毛絨套手上，也提了一雙溜冰鞋。這兩年是北京市上，多季最摩登的人

物了。這男子表示着歐化、能溜冰、有愛人，這不須猜測，一定是趁着大雪之後，到中南海去溜冰的。這種人當然是知識階級，同時也是小資產階級。他們不也是在及時行樂的嗎？中國青年，像他們這樣的，還是很多很多。要像邵長春看看電影，寫寫愛情信，還不見得是什麼大壞人呢。一人正如此想着，一個穿西服的少年，很匆忙的擦身而過。因為慧珠並沒有留意着，兩人一碰，地下原是很滑，碰着她向旁邊一閃，幸是在這裏靠了一堵牆不然，就要滾到雪地裏去。那人回頭看到，立刻掉轉身來，取下帽子，向她一鞠躬道：「真是對不住！因為我心裏有點事情，走得慌張一點。」說時，只陪了笑臉。慧珠本來向他栽了兩醒，一看他是二十多歲的青年，體格長得很強健。他的大衣小口袋上，並不像旁人塞着一塊花手絹，他却綻着一塊白布，上寫着「有錢出錢忙有力出力」八個字。大衣大袋裏，插了一大捲印刷品；這種人，和肩膀上掛着兩隻溜冰鞋的人多少有些分別，人家無意撞了一下，又是那樣子客氣，不能再予人以難堪。因之在注視着人家面孔的一刹那，她的意旨，已經轉變了，也沒有回答那個人什麼，只在她十分客氣的時候，和他微微的點了個頭。他並不像別個男子，只要女子給一點顏色，就要涎皮賴臉，找着機會親近，他却是不留連的，自己戴上帽子就走了。然而他究竟是個有事的人，走得很匆忙，不知如何，他袋裏的那一捲印刷品，竟落在地下，他是頭也不回的去了，落下了這捲東西，他並不知道。慧珠因地下有些爛雪，恐怕把紙捲打濕了，彎腰就把

這捲東西檢了起來。展開看時，也沒有什麼要緊的東西，只是裏面有一本薄薄賬簿，記着一個團體的收支賬目，待要叫那人時，他已去遠了。心想這賬簿，若是要緊文件，他必定會回到這裏來找的。於是略站了一站，但是就在這個時候，天空上又括起幾陣風，把屋頭上的積雪捲了起來，半空亂舞；這種積雪，比天上下來的雪，還要冷上一倍，慧珠今天一早出門，也凍得够了，這個時候，實在不能在街上站住，身邊有輛人力車經過，立刻坐了車子回家去。家裏頭人，以為他一早出去，是看病去了，回來之後，也不疑心她有什麼事故。她身子可就疲乏極了，進得房去，脫下了大衣，就向床上一倒。二太太總算是關心這位姑娘的，一定是昨天晚上勸她不要悔婚的話，引起了她的心事，今天又害了心病了。於是悄悄的走進屋子來，在床面前一張椅子上坐下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仔細受了寒了，給你蓋上點兒罷。」於是將牀上疊的俄國毯子，拿了下來，輕輕的給她蓋上。不料這毯子，剛剛沾着她的身體，她用腳一踢，把毯子踢到地板上，一個翻身，轉着身體向別處睡。二太太彎了腰，將毯子檢起來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你這個孩子，總是這樣大的脾氣。看你怎樣得了。」說畢。將毯子疊得好好的，再放到牀上去。慧珠將臉藏到爐的被裏去，用很重的語調說道：「我的大事，你們不管。這些小事，要你們管些什麼？我凍也好，我餓也好，與你們毫不相干，你們就不用問。」二太太知道她所說的大事，就是退婚的那件事。這件事，全家人都是不贊成，自己也是不能作主的，默然

許久，才歛了一口氣道：「你們這些孩子，吃好的喝好的，還要天天鬧着脾氣，有一天我兩脚一伸，什麼都不管了，我若你……」慧珠忽然坐了起來，拉着二太太的手道：「老太太，勸你出去休息一會兒罷！我不大舒服呢？作好事，讓我躺一會子，行不行？」說着，用力的拖着她。二太太笑道：「這個孩子，實在懶得不像樣子了！什麼，轟我走？」她口裏是如此說着，身子不由主的站了起來。慧珠不拉她的手，却用兩手在後面，扶着她的背，半推半送，把她推送出了房門，接着砰的一聲，她就將房門關了，依然躺到牀上去。這時候，她只覺得男子總是靠不住的。祝長春曾海誓山盟的和我說過，他對於女子，沒有別的長處，就是不肯撒謊，可是由於今天這件事看來，他對於我簡直沒有絲毫誠意。這樣大的雪，我冒着雪去看你，你就是這樣的對待我嗎？她一個人越想越有氣，這氣又無法可以發洩，還是走上女子們無可奈何的那一條路，於是就哭起來了。只是這種哭聲，又不敢讓家裏人聽到，免得家裏人說，你找的好愛人，原來你也不能滿意了。她正如此不知怎樣好的時候，却聽到她哥哥和母親在隔壁屋子裏談話，哥哥說：「慧珠一早就踏了大雪出去，攔也攔不住她，回來就病倒了不是？她還是這樣的任性作事，將來一定得吃大虧。」二太太說：「那有什麼法子呢？你們在學堂裏回來，整天的說着平權呀！自由呀！我一個隔着一層的娘，管得了她嗎？咳！」說畢，她長長的歎了口氣。她哥哥說：「你不問，我可不能不問了！就是不嫁給方家那孩

子，也不能嫁給姓祝的？我聽說，那人家裏很窮，那也不去管他，聽說他早三年就結婚了，而且還添了一個孩子，難道慧珠和他作二房嗎？」二太太說：「我也這樣聽到一點消息，不過她是很相信那個姓祝的，咱們說也是白說。」她哥哥說：「哼！憑着罷！現在的青年們……」平常慧珠要聽了這些話，一定說是母親和哥哥任意糟

踏她的愛人，可是今天聽了這些話，就很是入耳，自己已認明了，祝長春是個能隨便說謊的人，他家裏有了妻子，當然是要瞞人的了。想到這裏，打開箱子將祝長春寫來的信，隨便抽出兩封，坐在爐子邊看着，只看那信上的話，無一句不是甜蜜蜜的，心裏可想着，難道他所寫的這些話，就沒有一句是真的不成？母親和哥哥的話，且不要相信。正自這樣出神，他們的女僕白媽，敲着門進來，回頭看了看，並沒有人在身後。就在衣袋裏抽出一封信來，笑着遞到她手上，低低的道：「這是公寓裏的一個茶房送來的，他冒充我的兄弟，要我出去說話，在大門口交這封信給我，問你有回信嗎？」慧珠耳裏聽話，自己已將信拆開，那信上說：

慧珠妹：我剛才聽到茶房說，你背着大雪。到公寓裏來過一趟，你真是肯守信義的人。在這一點下，我認明了你是怎樣的以血誠愛我，那個時候，恰是我有斷事糾纏着，不在公寓裏，讓你撲了個空回去，我心裏萬分的難過。這一程子，你的身體正好不好，這樣在大風雪裏跑了，若是中了寒，我就作夢也是不安。妹妹：我這裏向

空輻躬，和你道歉了！這兩天，我有一件極重大的事要辦，不在公寓的時候居多，請你不要出來，好好在家做爐看書罷。我身體很康健的。雖然在風雪裏奔波，絕對不要緊，而且正可以鍛鍊我的身體。你倒不必惦記。到了可以會面的時候，我再通知你。問你好！

你的愛哥白。

慧珠將信看完，嘿的一陣冷笑，順手將爐門打開，將信向爐子裏一扔，接着把舊有幾封信也扔了進去，冷笑道：「落了，够冤我的了！還把我當小孩子哄呢！你去對那人說：沒有回信，叫他以後別來。仔細我家聽差打斷他的腿。」說畢用手連連揮了幾揮。白媽碰了這樣一個釘子，不明原因何在，然而也不多問，就悄悄的走出去了。慧珠見爐門開着，燒的信正在火燄向上飛騰，就望穿火燄道：「男子對於女子，總是欺騙。」這樣一來，她心裏覺得很空洞了，不必去惦記愛人，也不必愁着每天不能出去會晤愛人；和方家退婚這件事稍遲也不要緊，因為並沒有對手方在那裏等着。她這樣一想，就不像回家時那樣悲憤，起居又照常起來了。

第二回 愛神之箭

到了次日早上，慧珠在看報的時候，偶然在小廣告中，發現了一段找尋稿件的啓事，上面說：

昨由西單牌樓，回華國大學，一路步行，遺失奮鬥週刊一捲，文稿數件，賬簿一本。他人拾得無用，如蒙賜還，請撥東局三八號電話通知毛正義，當即來取；并備薄酬，以答熱忱。

慧珠爲了這方啓事，心中明白了，這就是昨日所拾得的那捲東西，莫非那個人就叫毛正義嗎？這是嘗在報上看見的，一個很出風頭的大學生呀！這且不管他，這些賬簿和稿件，我收着果然是無用，好在打個電話，人家就來取，也極不費事。於是就吩咐聽差，照簿上的號碼，通知了毛正義，這個毛正義，自然是昨天所遇到的那個人，他接上電話，說不到一小時，就趕到邵宅來。到了門房裏，送下一張名片，將來意說明，門房見了他名片，又看看他的態度，料着沒有什麼錯，就到上房裏去，把那捲稿子拿了出來，托交給他道：「請你查點查點，沒有錯嗎？」毛正義將稿子看過兩遍，向門房點點頭道：「恕料那錯的，是府上那位先生檢着的？可以不可以請那位先生出來，讓我當面謝一謝他。」門房道：「用不着謝。」毛正義道：「我在報上登着啓事，說明了要謝的，我若是不謝人家，登的啓事，就算騙人。」門房道：「說不用謝，就不用謝，你又何必那樣費事！臨說話時，就皺了眉毛。毛正義看看這邵家，是中產階級以上的門戶，不會貪入小利的。本大概是用不着謝的；就是這些門房，他們也不能免除聽差的惡習，是有驕氣的，和他們多說話，那自討沒趣。如此想着，把那稿子一捲，放到帶來的皮包裹去，和門

房又點了點頭，就夾着皮包走了。他出門只走了幾步，聽差忽然由後面追了過來，捂着手道：「那位毛先生，請你轉來，我們小姐請你有話說。」毛正義聽了這話，心中倒猛吃一驚，怎麼會讓他們的小姐找我？好在心裏頭並沒有什麼虧心事，就算是他們有什麼話質問我，也許是一種誤會，三兩語，就可以解釋過去了。他如此想着，就答應着再走將進來。聽差把他引到樓下小客廳裏坐，向他道：「我們小姐說：有幾句話要請問你，所以把你請來。」毛正義道：「有話就請你們小姐出來問罷！沒關係。」聽差答應去了，不多一會兒，屋子外面有種輕微的咳嗽聲，接着棉簾子掀動，一種動人的脂粉香氣襲入鼻端，進來了一位穿紫色光絨旗袍的女士，正是昨天在街上兩下相撞的那一位，心裏可就猶豫着，莫非他對於昨天的事，還沒忘懷，還要教訓我一頓？便格外的客氣起來。早是起身相迎，笑着行個鞠躬禮。慧珠點頭笑道：「請坐請坐，昨天我在街上，檢到毛先生這稿子的時候，我就站在那裏等了一會，可是先生並沒有回來尋找，所以我就帶回家來了。我想這東西也沒有什麼要緊，就隨便放下；不料先生倒登報找起來，幸是我沒有把稿子丟了。」毛正義本來已經坐下來了，聽說，又起來欠了一欠身子，方才坐下道：「多謝得很，兄弟在報上登着啓事，說是要答謝的；可是剛才貴管家，不容兄弟分說，就催着走，所以……」慧珠連連搖手道：「毛先生誤會了！我請先生轉來，並不是要什麼酬報，我有一個人，要向毛先生打聽打聽，剛才聽差的把先生的名片拿進來，先生

的籍貫，是湖南瀘縣，和我一個好同學，正是同鄉，而且同姓，不但同姓，名字也是差一個字。他叫毛正芳。」毛正義笑道：「這算邵小姐打聽着了！那是我舍妹。邵小姐也在明德女學讀書的嗎？」慧珠道：「對了！這可好極了！無意中得着一個朋友下落，我們在學校裏的時候，最好不過。高中畢業，她回南過一過，以後就沒有到學校裏來，也沒有通過信，我是老惦记着她，可是沒有法子打聽去。剛才看到先生的名片，我心裏一動，二位不要是兄妹吧？所以把你請了回來，不料一問之下，果然不錯；現在令妹在什麼地方呢？」毛正義道：「她現在在求仁大學，因為怕功課趕不上，兩三個月以來，有功夫，就補習去了。因為這個，大概就沒有來看邵小姐，我今天回去，把話告訴她，一定讓她來探訪，好好替我謝謝邵小姐。」慧珠笑道：「我又想他，我又恨他，從前很要好的，忽然就不來往了，真讓人怪捨不得的，可見他不知道我家的，爲什麼信也不給我一封呢？」毛正義笑道：「這的確是他的不對，功課儘管忙，不能連寫一封信的時候都沒有，今天我回去見了他，一定讓他和邵小姐道歉。」慧珠笑道：「那就不敢當！只要她不忘記舊朋友就行了。毛正義又微笑着，靜默了一會，覺得並沒有什麼話可說，於是站起來告辭。慧珠笑道：「我常常在報上，看到毛先生對於國事是很熱心的，得有空閑，請來坐坐。」一面說着，一面由客室裏向外送客。在慧珠這種表示，無非是人家要走了極普通的一句應酬話，但是在毛正義聽到，心裏確像打了一針嗎啡，非常的興奮。

，連連點着頭說：將來一定常來傾教的。他走了兩步，取下了帽子，就向慧珠一鞠躬，那意思是請他不必送了。可是他因為他有了這種表示，不能不敷衍一下，結果是他鞠躬了三次，慧珠敷衍了三次，直把客送到大門外去，然後才站定。毛正義又是一個鞠躬方才走了。他在路上走着，心中回想到慧珠的儀態上去，那種粉團似的臉，微微在頰上擦兩個胭脂暈兒，那烏絲兒頭髮，燙着捲記雲鈎子來，正好配襯着她那張白臉。她說話的時候，那白上點黑的靈活眼鏡，不時射到人身上，令人有種說不出來的感覺。這樣的冷天，她在家裏只穿絨旗袍，真是不怕冷。不過那衣服是按了他全身輪廓作的，在近處看了，真個有些迴腸蕩氣，現在的女性，拚命的在那裏研究裝飾，什麼叫美麗，不過就是計劃着，要怎樣勾引男子動心，這話又說回來了，人生在世，無非是飲食男女四個字，假如可以得着一個女子的話，爲什麼不找一個動心的人呢？而且必是要動心的人，精神上才能得着一種安慰呀，我是向來少和美麗的女子接近，所以沒有什麼接觸，會裏的那幾位女同志，雖然終日在一處盤桓，可是個個是黃臉婆子，頭髮剪得短短的，光出後腦勺子來，每人身上一件藍布大褂，不是肥了就是短了，有些女同志，還改成男裝，既覺得是分外的短小，而且說話是男子音，令人有種不快之感，再說那些女同志，都是心高氣傲的，有什麼主張，還是非他們勝利不可。由這幾點看來，所以儘管有女朋友，並不感到什麼興趣，可是今天和那小姐認識之後，這就大不相同，覺得這樣的女朋友，簡直

是人生不可少的。他既是我妹妹認識，我鼓動着妹妹和他的友誼，濃厚起來，不愁他不和我或朋友。那末，我這一身也許可以得着安眠精神的人兒了。心裏越想是越有趣味；直待聽到電車的鈴子響，這才抬頭看着，是到了大街上了。站在電車站邊，正想上電車，電車上跳下一個人來，一把將他抓住道：「大哥！你要到那裏去？」毛正義看時，却是他的情同骨肉的盟弟祝長春，便道：「我早上出來有點事，現在要趕回家去，祝長春道：「不必回家，到我公寓裏吃飯去。昨天你勸我的話，我想了一宿，覺得是你的話對了。我們決不能爲了一個女子、犧牲了好身手。我一兩天之內，就加入……」毛正義伸手將他的大衣扯了一把，瞪着眼低聲道：「年紀輕的人，真是一點涵養也沒有，怎麼在大街上就這樣大叫起來。」祝長春笑道：「我就是這樣的，有些情不自禁。那末，你馬上到我公寓裏去，我好痛痛快快和你一談。」毛正義想了一想道：「我有個好消息，急於要去報告妹妹，這樣一來，又要就快幾點鐘了。」祝長春道：「是什麼事情，這樣急於報告她？」毛正義道：「是她一個最好的女同學，我無意中和她找着了。」祝長春道：「是誰？」毛正義道：「這個人我以前也不認得，我告訴你她是誰，你也是不認得，那算白告訴了你。」祝長春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果然！告訴了我，也不知是誰，那算白告訴了我。」二人在街頭站着談話，那西北風吹的冷氣，鑽進人的脖子，不由人連打兩個冷戰。祝長春挽了毛正義一條手臂，笑道：「走！算你勝利了。你所說我的話

，我都接受了。你到我公寓裏去，我慢慢的解說給你的。」毛正義躊躇的，還想不去，祝長春道：「怎麼回事？昨天你那樣大刀闊斧的勸我，等着我有些上勁了，你倒打退堂鼓嗎？」毛正義連說了幾句：「那是笑話！」於是就跟着他一路回公寓去，到了他屋子裏看時，書架子上的書籍，都收起來了，床面前一個大網籃，裏面滿滿的裝了許多東西，彷彿是個收拾行李要出門的樣子。毛正義道：「呀！你這是作什麼打算？到那裏去？」祝長春道：「我想信你的話，犧牲一切，明天就去投軍了，這些東西我收拾收拾，打算存放在大哥那裏，我就只要一個光身子去從戎。」毛正義想了許久，才道：「這自然是好事，但是你對於你那位愛人也可以犧牲嗎？祝長春腳一頓道：「當然的，本來我早就可以投軍的，只因爲一個愛字，把我的前程就誤了。」毛正義道：「你投軍去了，對那愛人，怎樣去處置呢？」祝長春道：「寫封信和他告別，也就是了。她如果是個聰明女子，對我這種辦法，一定是贊成的。」毛正義道：「你現在要走了，可以把那位小姐的姓名告訴我了。」祝長春道：「你不認得她我告訴了你，你也依然不知道她是誰，告訴你也是白告訴你。」毛正義笑了笑道：「你這是報復主義，這個我也不管。可是你就這樣走了，也不托個人照管她嗎？」祝長春道：「我以前所以不能毅然決然的去投軍，就因爲心眼裏有了個她。若是不斬釘截鐵：哦！我明白了！老大哥，你是用話來試探試探我有沒有割愛的決心，是也不是？什麼話！大丈夫作事，提得起放得下，我說和

她斷絕愛情了，就斷絕愛情了，一點沒有猶豫的。」他說着這話，臉色綉的鐵緊，幾乎紅得像喝醉了酒一般。毛正義看了這樣子，點點頭道：「我相信你了！不過我昨天勸你離開愛人的懷抱，也不過要你别因為愛情，誤了愛國，並不是要你和愛人翻臉。」祝長春坐下去，兩條手臂伏在桌子上，頭又枕了手臂，好像是很悽慘的樣子。毛正義站在一邊，倒呆住了！許久許久，祝長春才抬起頭來道：「我這樣子斬釘截鐵的斷絕愛情，正是我二十四分多情；我怕我投軍去了，她心裏會萬分難受，我就寫封信和他絕交，讓她對我死却那條心，那末，我或者去罷了，或者陣亡了，她就不會因為掛念我而難受了。」毛正義道：「你真是用心良苦，可是你不會明明白白把你的意思告訴他嗎？」祝長春道：「她太愛我了！她……她……她家裏已經替她訂了婚，她爲了我，很有相當的犧牲，而且試探過她幾回口氣，她對我投軍，雖是不便攔阻，可也二十四分的捨不得，因此我在她面前，不敢再提了。老大哥：你以爲我真是涼血動物，不知道愛國嗎？無奈我受着拘束，走不開來罷了。」說畢，他又將頭伏在手臂上了。毛正義想了一想道：「老弟！你既然有這樣的決心，那就不不要傷心，索性向前幹。」說着，走了上前握了他一隻手，又用了一隻手去拍他的肩膀。祝長春突然站了起來，正色向毛正義道：「我從情網裏跳了出來，走上作男子漢的大道，這都是你指示我的，我非常感激你，請你就在我這裏吃午飯，我也不多辦菜，打一斤酒來，我們兩個人，痛痛快快的喝上一次，至少我

們鬧個半天痛快，「毛正義原是一心一意要趕回家去，找着妹妹，把那惡毒的話告訴她，現在祝長春十分興奮，一定要他喝幾杯酒，若是拒絕了，未免令他掃興，而況他這回投筆從戎，完全是自己一人鼓吹的，把人家興奮起來了自己怎好不理會？便點頭笑道：「好！我陪你喝幾杯；不過今天下午，我還有兩處開會，還有一處是我的主席，千萬可別讓我喝醉了，祝長春道：「那只好少喝幾杯了，嚀！人生無論什麼事情，都是福命上注定的，想我多喝兩杯酒，都要受限制，不過你不能喝，我可是能喝，我喝醉了，一覺睡到明天；立刻動身，就不會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，」說着話，把茶房叫進來，在身上掏出兩塊錢，交給他道：「給我打一斤酒，多的買菜，你不必問什麼酒什麼菜，好吃好喝予就行；我現在所要的就是痛快，別的話，你就不用問了。」說畢，將手揮了幾下，茶房也看出了他的情形，與往日大不相同，而且他的行李都收起來了，似乎是要搬走，馬上就要給筆小費了，也不能得罪他，答應了兩聲是，趕快就退出去了，毛正義進屋以後，始終是站着的，這時才放下皮包，在祝長春對面椅子上坐下，望了他道，「長春！這個樣子總是不行呀！無論作什麼事，總要沉住氣，然後按步就班，一步一步向前走，不要沒有動脚，先就亂起來，」祝長春靜坐着，想了一想，用手按着胸道：「說也奇怪，我也不明白什麼緣故，在這個時候，我自己先慌亂起來，」毛正義道：「你剛剛動念去投軍，就慌亂起來，假使上陣打起仗，你要怎麼也呢？如果也是這樣子，豈不糟了嗎？」

「大概你這種荒亂，不是害怕，還是不忍和你那愛人割絕，對是不對？像你這樣子，事後還要怪我作老大哥的多事吧？」祝長春道：「老大哥！我說句可憐的話，人心都是肉做的，我去投軍固然是決定了的，可是你想想都不讓我想，那能够呢？你那種硬心腸，我是很佩服，可是據我想起來，也就因爲你沒有嘗試過愛情是什麼滋味，你若有個可愛的

女子，和你相愛到某種程度的時候，你能够說走就走，一點也沒有顧慮嗎？」他是一句無心的話不料毛正義聽了，臉上都紅了起來，祝長春道：「你是瞎說！我那有什麼愛人？」毛長春道：「因爲你沒有愛人，我才這樣說，你若是有愛人，我就用不着說了，」

毛正義對於他這話，沒有什麼駁覆，默然的坐着，祝長春因爲毛正義最忌諱人家談愛情的，也許是自己失言，得罪人家，於是也不敢再提此事。把話鋒一轉，轉到外交便面去，於是慷慨而談，就不愁沒有話說了，隨後，茶房提了個大食盒子進來，揭開蓋，裏面熱騰騰的有三大盤菜，端上桌來，乃是一盤全家福，一盤紅燒青魚，一盤栗子燒白菜，另外還有十個巴掌大的白麪花捲，祝長春兩手一拍道：「這菜很好！可以吃得解饑的。

酒呢？」當下就另有個茶房，由外面走進來，一手拿了杯筷，一手拿了一瓶酒舉着向他照了一照，他笑着，點了點頭，茶房以爲祝長春賞識他，忙着在桌上擺好杯筷，就拔開瓶塞，斟上了兩杯酒，笑道：「我聽說，祝先生要爲國家出力去了我敬你三大杯。」祝長春聽了，含笑點了點頭，他也不坐下，站着把酒喝乾了，就伸杯子向茶房要酒。連喝

了三杯，方才坐下。茶房看了，更是得意，又找着話說道：「昨天也是你二位在這裏談國家大事，來了一位……」說時他微側着肩膀，又道：「我可把她攔回去了，今天也許再來。……」毛正義知道說的是祝長春的那位愛人，手上端了杯子，就望了他。祝長春也不由想到了昨日，那樣滿地深雪，在家故意不見，讓人家白跑了一趟，心中兀自過意不去，現時經茶房一提，又加重一層難受。於是把剛才斟滿的一杯酒，舉起來一飲而盡，還咳了一聲，表示喝得很痛快的神氣。毛正義坐在他對面，一杯酒也不會喝，凝住了眼光望着他。靜默了許久，才道：「老弟！我看你明天不要走罷！」祝長春問道：「爲什麼？」毛正義道：「你這樣子，神經上已是受了很大的刺激，不要投到軍隊裏去，惹出亂子來了。」祝長春道：「老大哥！你不要小看了我，我不是喊口號貼標語專家，不做就不說，說了就要做。你不要，把日子放長點，往後看；這也許是永別酒，閑話少說，乾一杯。」說罷，他將酒杯端了起來，高高的向了毛正義舉着，並不放下來。毛正義手扶了杯子躊躇着，祝長春笑道：「喝哇！你以爲喝了這杯酒，就是承認永別了嗎？那不要緊，我是希望這樣的呀！昨天你在這屋子裏說些什麼來着？毛正義將胸一挺道：「好！喝罷！」於是也舉起杯子，對乾了一杯。祝長春却是喝得很高興，倒了一杯，又倒了一杯，牆角落裏，鐵爐子裏的火，正燃燒得十分興旺，屋子裏熱烘烘的。他站了起來，將身上的西服一脫，在褲子袋裏，抽出一塊手絹，揩着

額頭上的汗、順手將書桌上的茶杯，拿了過來，放在酒瓶子邊，毛正義伸手將茶杯奪了過去，望了他道：「難道你真的非喝醉不可嗎？」毛正義正如此注意時，却看到他絨繩褲子裏的口袋裏，插了一封信，那封信彎折着，正好露出女士兩個大字，這便是給那女士的信了，假如讓毛正義看清楚了，倒可以揭破他片時的迷夢。不過事實上却並不如此，因為毛正義在注意祝長春的毛繩衣口袋時，祝長春也覺察了，他低頭一看，果然有半封信封露在外面，連忙用指頭向內塞了幾塞，笑道：「我不瞞你，這是我寫給她最後的一封信了。信上的話，本來可以公開，不過……」毛正義連連用手搖了幾搖，笑道：「我不能那樣不相識，還討你的愛情信看，老弟台，你前途珍重，我還要到我妹妹那裏去，有幾句話對她說。」「敬你這一杯罷！」說着，端着一杯酒，站了起來，而祝長春遙舉着。祝長春也端了一杯酒站起來，微笑道：「我離開愛人的懷抱了，也許是永別了，你不能多坐一會，讓我更加安慰一點嗎？」毛正義道：「我明天一早起來送你，我妹妹在寄宿舍裏，有一個禮拜沒出來了，我怕她是病了，我要去看她。」祝長春對酒杯凝了一會神，便道：「好！我們先乾了這杯罷！」於是先舉起杯子到口邊，咕嚕一聲，把酒喝了。而且還向着他照着杯，把杯底露了出來。毛正義點點頭，陪着喝一杯，也照了杯。掉轉身來，左手在衣架鉤上取下帽子戴着，右手將放在桌上的紙包，向齊下夾住，推了門就向外走。祝長春道：「我們這位大哥，就是這樣子老忙着，大概下午又是那

裏要開會，真是爲國勤勞呀。」毛正義只當沒有聽到他這句話，三腳兩步走出公寓的大門，就冒着凌厲的風，趕到他妹妹毛正芳的寄宿舍來，這位毛正芳小姐，和他同父不同母的兄妹，毛正義是嫡母所生，毛正芳是庶母所生。毛正義是個嶄新的熱血青年，極端的反對多妻制度，因爲反對多妻制度，自然也就反對多母制度；在家裏的時候，對於這位庶母，決不說話。跟庶母所生的這個妹妹，也就感情很是平淡；在北平，兩人各進各的學校，各交各的朋友，沒有要緊的事，簡直不大來往。前一個星期，毛正芳因爲手邊的錢很緊，打了個電話到毛正義公寓來，和他借十塊錢用用。毛正義當時答應了，轉身就忘記了。這個時候，毛正義到寄宿舍來找她，她心裏就想：哥哥一向忙着，今天才送錢來，真是求人難。不過他能送錢來，總也是有些良心的，便很高興的就跑到會客室裏來，毛正義見了他妹妹，就笑嘻嘻的由椅子上坐着站了起來。笑道：「這樣久，你也不到我那裏去一趟。」正芳在他哥哥身邊坐下，抬起一隻手來，懶懶的撫摸着自己的頭髮，先是皺了眉，然後又微笑道：「我一向懶得出門。」毛正義坐下側着身子，注視了她的臉，很鄭重的道：「不要是你那胃氣病又發了吧？我總叫你上醫院去瞧瞧，你鬧小孩子脾氣，老不把我的話放在心裏。」正芳道：「我還有病，懶得出去，天氣這樣冷，大衣沒有，抖瑟也沒有，我怕冷。」毛正義道：「做一件大衣，不用皮領子，也不過二三十塊錢罷了。你早和我說了，我也可以想點法子；就是寫信到家裏去，等款子的時候

讓多寄三四十塊錢，說明了用途，未嘗辦不到。什麼錢都用了，那又在乎這些呢。」說着，他偏頭想了想，又道：「不能！等錢做衣服也來不及，我去先借一件你來穿幾天罷。」正芳一聽，心想：怎麼哥哥今天這樣表示好感起來，借衣服穿，總難於合腰身；摩登的女子。多半是不願意的。正芳錢雖然緊一點，可是愛好不讓他人，對於哥哥這個建議，却是不敢苟同，不過哥哥表示好感，向來是難得的，不要那樣不識抬舉，把人家的好意拒絕了，便笑道：「好哇，不過我也沒有什麼朋友要往返。借不着也就算了。」毛正義道：「今天我在祝長春那裏，多喝了幾杯酒，口渴得厲害，我想喝杯咖啡，你到咖啡店陪我喝杯咖啡去，好不好？」毛正芳更奇怪道：「哥哥現在倒又越發的客氣起來。」便點點頭道：「我是不想吃什麼，倒是可以陪你去。」毛正義站起身來道：「外邊很冷的，你去拿一條圍巾披上罷。」毛正芳道：「對面就是咖啡店，他把專做女學生賣的，不必了。」說着，他便在前引路，到了到咖啡館裏，因為是一男一女，茶房照例是讓進單間裏面去，毛正義自己要了一杯咖啡，笑向正芳道：「我知道你是不喝太鹹的茶的，我和你要杯檸檬茶罷。」毛正芳沒有什麼話可駁回的，點了點頭，毛正義又道：「我是剛喝過的，吃不下去東西，和你要兩碟點心來吃罷，正芳也只好喝着點頭，一會兒，茶點都送上來了，毛正義一面喝咖啡，一面陪着他說話，說來說去，就說到正芳同學的身上來，正義道：「你有一個舊同學叫邵慧珠的，我今天遇着了，她只埋怨你，說以

前彼此的關係很好的，也不懂什麼緣故，你分手以後就不和她來往了，那個人很好的，我看你可以去拜訪拜訪她。」他口裏說時，手上只管用茶匙去攪杯子的咖啡，閉閉的說來，似乎毫不用心，而且臉上正正經經的，不帶一點笑容。正芳以為哥哥是隨便談話，自然也不怎樣留意，便答道：「這個人在學校裏的時候，的確是和我很好的，可是她歲數一年比一年大，小姐的習氣，也一年比一年深，日久了，我有些煩膩，就不願和她來往了。」毛正義道：「那怕不盡然，我看她就是個學生樣子，你明天就去看他一過罷！人家再三在我面前這樣說着。」正芳道：「不是我不去，她家裏攔着那闊人的排場，不穿件藍布大褂子，連她們的聽差都要看不起我。」正義道：「却又來，你也不是有些小姐脾氣嗎？」正芳沒得說了，低頭笑着，自去喝檸檬茶，正義將那杯咖啡攪動着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哦了一聲道：「我幾乎忘記了，上星期你叫我送十塊錢來的，我答應你了，偏是手中不便，老籌不出來，今天我不是由家裏來的，大概沒有多錢。」說來，伸手從衣袋裏掏出一個皮夾子來，打開來看看，只有五塊錢，自己留了一塊錢會點心賬，把四塊鈔票放在正芳面前，笑道：「今天你暫時收下，明天我再送六塊錢來。」正芳覺得哥哥待人太好了，便道：「有四塊錢，是够三五天用的了，遲一天送來不要緊。」正義道：「不！明天也有事要來的。」於是又讓正芳吃了兩塊點心，然後會賬而去。正芳回寄宿舍裏，一人想着，哥哥為什麼特別表示殷勤，不要有什麼用意吧？但仔細想想自己沒

有什麼事情讓哥哥這樣注意的，也許是愛國之餘，引起了手足之情吧？且再過一兩天看看，他究竟是什麼意思？自己和兩個要好的同學談談，人家也猜不到這是什麼文章。到了次日上午，他哥哥果然又來了，正芳到接待室來見他時，見他脊下夾了一個很大的包袱，先笑問道：「我們喝咖啡去。有話到那裏去說罷。」二人到了咖啡館雅座裏，他首先將包袱打開，正芳看時，毛蓬蓬的在紅色呢的衣服上，露出一條皮領子來，正是一件女大衣。正義提了大衣的抬肩，平空只抖一點頭向她笑道：「你來試試看。我和你找了一件大衣來了，準合身材。」正芳看時，是花駝絨的裏子，棗紅呢的面子，領子雖是人製的一種假白狐領，但是潔白無塵。因哥哥手裏提着，靜等自己去穿上，却也不使不穿，於是笑嘻嘻的伸手穿上，自己兩手撐着衣襟，低頭看時，竟是不長不短，因笑道：「正合式。哥哥在那裏借來的？」毛正義站在遠處看看，兩手一拍道：「好極了！簡直和你自己做的樣子，你就穿上罷。」正芳道：「你借什麼人的，若是把人家的衣服弄破了，我可賠不起。」正義望着她身上許久，才笑道：「假使你願穿的話，要把人家衣服穿破了，那就歸我賠償人家罷。」正芳道：「我一定要穿，何必……」正義不等說完，搶着笑道：「老實告訴你，我替你買的，你穿得合式就留下，不合式再還人家。」正芳禁不住嘻嘻的笑了起來道：「真的嗎？」正義道：「我怎麼能夠騙你？」正芳不覺現出了小孩子的樣子來，跳了幾跳，走近身來，抓着正義的手笑道：「我怎樣

謝謝你呢？」正義笑道：「做哥哥的買一件大衣給你，這也算不了什麼，說什麼謝不謝的。」正芳掉轉身來，就向外走，正義一把將她抓住，問道：「你要向那裏走？跑到人家咖啡館子來，不吃不喝就這樣走了，也不怕人家罵你嗎？坐下來，我們先喝一杯咖啡。」正芳笑道：「你在這裏等看罷，我就來，五分鐘就來，那還不行嗎？」說着話，她將身子一扭，擺脫了她哥哥的手，果然就走了。正義也不知道她是什麼緣故，只得先要了一杯咖啡，坐在雅座裏喝着。果然不到五分鐘的功夫，正芳笑嘻嘻的就來了。正義問道：「這一會兒，你忙着由那裏來？」正芳笑道：「你說這衣服合式，我還不大相信，特意穿了大衣，讓同學去看，她們都說樣子很好，我正要謝謝了。」說着，便把頭勾了兩勾。正義見妹妹樂了，自己也就樂了，於是讓妹妹坐着；和她要喝的要吃的，又把昨日許願未曾給的六塊錢，也拿出來交給了她。正芳見哥哥如此殷勤，以為哥哥有種什麼覺悟，所以相轉變了優厚，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來了。只是對着他笑。毛正義見她笑，也是陪着笑；笑了幾遍之後，才向她道：「現在有了大衣了，你可以出門了。」正芳笑道：「可不是嗎！今天我就要出門去買些零碎東西。」正義道：「你不到西城去走一趟嗎？」正芳是不留心的人，還沒有想到，問道：「這樣冷的天，老遠的跑到西城去作什麼？」正義見妹妹依然是沒有想過來，就不得不說了，因笑道：「你不是要到西城去看一個老同學嗎？」說畢，臉就一紅。正芳看了哥哥這種光景，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他叫

我去看邵慧珠，是別樣的，自己對於邵慧珠，本來無可無不可，既是哥哥二十四分的獻着殷勤，希望我去一趟，我也不必拒人於千里之外。不過我也不必先說明他的用意，看事說話變了，因道：「好罷！今天下午，我到她那裏去一趟。大哥有什麼話對她說嗎？」毛正義扳了面孔，不肯再放出笑容來，却道：「我和她也是只見過一面的朋友，因為她再三的囑咐我請你去一趟，所以不能不把她的意思傳達過來。」正芳向來是有點怕哥哥的，哥哥既是扳了面孔說話，就不再去追問，只得唯唯的答應着，毛正義也怕對於這事情說多了，妹妹會注意的，也就閑說了些別的事情，就會了賬走了。毛正芳因為哥哥幣重言甘，大事聯絡，自然是極希望出去訪邵慧珠一趟。若是不去，他又悔又恨，不定他會使出什麼手腕來的。而且他沒說要自己怎樣去辦，這事已感到棘手，也非先去見邵慧珠不可。若是邵小姐對他本有意思，自己只要轉達兩句話，並不受什麼損失，也不費什麼力氣，又何樂而不爲？因之她吃過了午飯，就專誠到邵家來見慧珠。這天，慧珠已經接到了祝長春的信，說是已經投軍去了。想到他上次的拒絕不見，正是他一番苦心，先寒我的心，然後他走了，我不至於忘記他，這正是他用情深處，以前是錯怪了他了。如此想着，心裏倒是加倍的難受。一個人在臥室裏，不看書，不作女工，右腿架在左腿上，兩手抱了膝蓋，就是呆了頭呆想着。忽然聽差送進毛正芳的一張名片來，說是有女客來了。慧珠心裏倒痛快一陣，連忙就趕着下樓來，毛正芳在會客室裏等着，見面

之後。二人都笑着搶上前，互相拉住了手，很親蜜的在一張沙發椅上坐下。正芳看看慧珠的面孔，又看她穿的衣服，覺得又時髦了許多，心裏更有幾分明白，覺得哥哥催自己來拜訪她，絕對不是無意的；只是哥哥和她的友誼，已到了什麼程度，却不得而知，只好和慧珠說些閒話，由閒話裏去尋些根由出來。慧珠見面第一套話，自然是埋怨正芳，爲何分手之後，不來見面。其次便說如何和毛正義認識的緣故；正芳聽了這話，才知哥哥跟她，還是初交，這就不用向下問，完全是哥哥看上了她，想借着妹妹的引見，和她交起朋友來。慧珠這樣時髦的人，多交個異性朋友，她是毫不在乎的。但是她到了歲數了，難道還沒有情人？恐怕哥哥難免白費心機呀！當時就向慧珠笑道：「怪不得家兄再三的說：你這個人很好，說我有這樣的老同學，不跟她交朋友，還要找那種人？」慧珠道：「你令兄對於國事，真是非常熱心，我也很佩服的。」毛正芳笑道：「他這個人一天到晚，就只是忙着開會，男女交際向來談不到，更沒有那個女子是他所佩服的。可是她見了密斯邵之後，他就佩服得五體投地。」說了這話時，眼光向她臉上一瞟。慧珠倒不在意，笑道：「那也許是因爲我送還了他的稿件，沒有報酬吧？」正芳道：「那是笑話了！他也不至於在那種小事上去看人啦！」慧珠道：「你們兄妹感情很好。」正芳聽說，頓了一頓，只點頭說了兩個字：「對了！」慧珠見了同學，高興起來，便邀着正芳上樓，在自己臥室裏談心。正芳是有意的談來談去，就問她有男朋友沒有？女子們在一

處，不肯很直率的問人家有愛人沒有，就是以男朋友的名詞來替代。這男朋友決不是泛指一班男朋友而言：聽了的人，自然是心領神會的。當時慧珠就搖搖頭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本不要提這件事了！」正芳原坐在椅子上的，這時就也拉了慧珠的手，同坐在床上，扶着她的肩膀，一同向後倒去，頭枕了疊的被，面對了面笑道：「怎麼着？你有什麼失意的事情嗎？」慧珠道：「我沒有失意的事情，我也沒有什麼情人愛人，我剛才嘆了一口氣，是爲了家事，你不要胡猜，以後你要常來常往。也許明白了，」正芳聽她如此說，自也不便追問，又說了些閒話，自告辭回寄宿舍去。可是心裏就想着，照這樣子看來，雙方的程度，都淺得很啦！是我神經過敏，我哥哥根本就沒存什麼用意，如此想着，也就放到一邊。不料次日一早，哥哥又來了。來了之後，依然邀到對過小咖啡館裏去。毛正義首先一句，就問的是：「昨天已經去看了你的同學了嗎？」正芳說是去了。索性不等哥哥來問，就把見慧珠的事，笑着詳細說了一遍。毛正義也笑道：「我說她爲人很好不是？她既沒有得我的報酬。我相請你出面，代我請她吃一餐飯，可不可以？」正芳對於這個要求，還不會答覆，他又接着道：「自然我也會來作個陪客。」正芳到了這時，對於一切，已是二十四分的明瞭，都一齊答應了。正義又笑道：「你今天就可以寫一封信給她，約她星期六上午出來吃飯。至於那一家館子，可以請你定，我們當然要看她的回信。才能定局，這封信馬上就寫罷。」正芳料着不寫不行，都答應了。二人同走出

咖啡館來的時候，正芳道：「明天我接了她的回信，我就打個電話告訴你。天氣冷，你不必跑來跑去了。」正義道：「我反正是天天要出來的，明天我也許來。」正芳笑着，也就回宿舍去了。毛正義把事情辦到了這裏，總算安了一半心，才得意興的回公寓去。他是一個出風頭的學生，開會的時間多於吃飯，會客的時間又多於讀書。所以雖是住在公寓，他也賃了兩間房，一間作以寢兼書房，一間作會客室兼辦公室。辦公室有一張半舊的大餐桌，桌子正頭，在牆上高高的貼着中山先生的遺像，下面一張紙，用藍墨水寫了總理遺囑，兩旁一副對聯，也是藍字，照例是：「革命尚未成功」一同志仍須努力」十二個字。右壁牆上，掛了一張地圖，其餘便是尺來長的幾張白紙標語，那最得意的一張標語，緊對了左向的臥室門，乃是「匈奴未滅何以家爲」八個字。在這幾點上，很可以知道毛正義之爲人。這屋子裏除了一張大餐桌，十幾個方凳之外，並無別的陳設，這也因爲是不需要。倒是有個報架子，放在牆角上面，掛了許多報紙。毛正義進房以後，見大餐桌疊了五六份大小報紙，正是自己匆忙，今天未曾看報，就出了大門了。於是坐下來，翻翻報紙，看了一回國際新聞，覺得心裏，似乎有點煩躁，便很不耐的將報紙疊着推到一邊去，正待起身到臥室裏去澆水，公寓裏的茶房，可就送進一疊信封來都放在桌上，那封信上全是貼着一分郵票，由本城發出來的。拆開信來看，十封信有八封信是油印品，三封信是宣言書，兩封是工作報告表，三封是開會通知單，其餘寫的兩封，

也是討論開會事情的，這才把他提醒，今天下午一時，幾個親密的同志，開總選預備會的小組會議，地點就是這裏，今天正預備寫封信給邵慧珠，向她道謝，這樣一來，一點鐘開會，非四點鐘不能散，就沒有寫這封信的時機了，倒不如趁着他們未來之前先把信寫起來，趕着把信發了。如此想着，就趕快掩上了房門，打開書桌抽屜，取出一束美術的信封信箋來，原來他昨天由正芳那裏回家時，就在洋紙行裏，順道帶回來的。信箋是玻璃色畫着橫格的，倒也無所謂，這信封可在左右角上凸印個長翅膀的赤體小天使，拿了愛情之弓箭，向前射去，右角上有一顆心，中間正串着愛情之箭呢！將這個寄給邵慧珠，那不管說：向她的芳心上試上一箭了。慧珠若是默契了，自然是千好萬好。縱然不大願意，一個信封上，有點暗示的愛情圖畫，那有什麼關係呢？他如此想着，覺得是很妥當，於是拿起鋼筆來，就其聲隱隱的在信紙上寫了下去。他的書桌，是面窗而設的，他伏案寫字，可是不住的抬了頭向窗子外看去，看看有人來了沒有。一看到人家，立刻就將信紙信封一齊向抽屜裏放了進去。原來一人寫信，是不覺得時間久，其實這已到了開會的時間了。一個朋友來了，其餘的朋友也都來了。不指十分鐘，外面房間裏已經來了八位同志，圍了大餐桌子坐定。今天是在毛正義家開會，毛正義就聚：「現在出席的人已經過半數，可以開會了。」他這樣一說，空氣便立刻緊張起來了。

第二回 孤軍奮鬥

自從國民政府建立以來，照例各團體機關開會，必有一番儀式，他們近一個會議，當然也免不了要奉行儀式，第一點，是推定主席，毛正義說了開會的話以後，便又繼續提議道：「今天應該推阮忠實同志主席。」原來這阮忠實，是鐵路工會的常務委員，雖然是穿件灰布大在，和西裝先生在一處，樣子有點不甚相稱，但是他工會裏的人多，每逢開什麼會，這位阮忠實同志，總是主席團之一，在團體方面，頗有點勢力，所以這個小組織，對他也特別優待，這一說，大家都鼓掌。於是阮忠實就在桌子橫頭，中山先生遺像下，坐着當了主席，站着道：「恭讀總理遺囑；」於是兩眼微閉，垂着頭口裏念念有詞。後座八位同志，都祭神如神在的扳了面孔，眼睛直視，誰也不瞧誰。他念畢，又道：「靜默三分鐘！」於是大家又垂了頭，不作聲。三分鐘是極短的時間，可是一到靜默起來，就比三小時還長。毛正義往日靜默，都是在肚子裏預備發言稿，今天可想起寫給那懸珠的信來，發覺其間有幾句話，大是不安。他旁邊站的一位汪有成同志，昨晚上打麻雀牌，摸到了一只四筒，換着打了一筒出去，讓人家和了清一色，輸了十多塊錢，這時想起，十分後悔，不由得把脚一頓。他的脚這樣一跳，把毛正義倒驚醒過來了，抬起頭看時，靜默的三分鐘已經過去，大家都坐下了，這時有位同志已經站起來發言，便

坐下去聽着，聽他所說，很有道理，仔細一想，好像在那裏聽過，後來想起來，是外交雜誌上，有一篇長篇論文，正是這個題目。他聽了十分鐘，那位同志還只說了論文的一個帽子，料着這篇論文，他是裏背下去的，於是悄悄的走回臥房去，把那封愛神之箭的書信，自己重校了一番，不妥的地方，都修改了，將信口封了，由那邊臥室門走到院子裏去，將茶房叫進一個來，把信交給他，讓他去發快信。並且給了一毛錢，讓他去坐車。本來這種信，也無須發快信，但是不發快信，沒有郵局的回執，怕茶房落下郵票，將信扔了，就是爲小失大了，他如此想的周到，總算是忙裏偷閑，不誤所事的了。他把這封信交出去以後，仍由臥室到這邊會場上來，那位同志，還是在那裏講那一篇論文，他走過以後，不便再走了，只得坐下來靜聽。不過他雖是靜靜的聽着，心中可是就計劃着：那慧珠接到那封信，應該怎樣？想着，想着，忽然想起了信裏的一個缺點來，心裏却不免叫出連珠似的苦，原來毛正義這封信裏，雖然恭維了那慧珠許多話，却有一層，不大莊重，就是曾聲明如有回信，請直接寄來，不必由毛正勞轉交，因兄妹見面之時甚少，恐輾轉致有遲誤。這豈不是大大一個漏洞？這分明說明了兄妹感情，並不見佳；手足之情，尙且如此，那麼還談什麼愛情呢？其實那慧珠有回信沒回信，還不可得而知；依賴妹妹傳信的事還多，於今還沒有過河，就先拆起橋來，這可是自己大大一個錯誤，萬一妹子和她見面，她問起妹子來，妹子一生氣，這件事簡直要破裂；心裏越想越不對

；臉色也就紅一陣白一陣，那個演說外交問題的同志，正注意大家對他的態度究竟怎麼樣，現在見毛正義的樣子，是這樣的不定，以為自己的言論，已經感動了人，便注視着他道：「毛同志，你怎麼了？你實在是個熱血青年，大概又受了重大的刺激，要興奮起來了。」有了他這一句話，才把毛正義提醒過來，站起身來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，自從事變而後，我常是一人要發狂起來。」說着，捏了大拳頭，在桌上輕輕一搥，大聲疾呼起來。他的話，說得很激烈。兩隻眼睛的視線，也是一直向前的。在座的人怕他真會出什麼事，就大家議論着，請他到屋子裏去休息。毛正義也是巴不得早一些時候散會，自己好一個人在屋子裏，想索那封信的補救之法，便嘆了一口氣，低了頭走回屋子去，倒在床上。但是來開會的人，還有許多議案不曾解決，如何能走？大家依舊繼續着開會，直開到晚上九點，方始散會。毛正義連晚飯也不會吃，等同志們散了，天各店舖，上門很早，都買不出東西來，只得買了些乾點心，對付了一餐。本來想和妹妹通個電話關照她一聲。但是這樣夜深，女生寄宿舍裏，是不大容易通話的，只好算了。在床上睡着，前後都想遍了，有時覺得不妥，有時又覺得看信的人，不會那樣細心，會看出什麼毛病來。一個人只是顛來倒去的想着，到了次日，早上起來，洗過臉之後，匆匆忙忙的就到毛正芳寄宿舍裏，找她的妹妹。正芳現在已十二分明瞭哥哥的態度，也不必怎樣為難哥哥，和他直說就是了。便笑道：「密斯郡為人很大方的，哥哥有什麼話，寫

信給她直說也好。」毛正義用手摸摸臉，也笑道：「我倒是寫了一封信給她。」正芳道：「她還沒有回信嗎？你那天寄的信？」正義道：「昨天下午發的信。」正芳笑道：「你怎麼了？這個你還不知，昨天下午發的信，也許這個時候，還是剛到，就能有回信嗎？」兩個人本是在接待室裏說話，正義道：「我們到咖啡館裏去坐坐罷。」正芳向他哥哥臉上，注視了許久，微笑道：「近來哥哥，常是請我上咖啡館……」正義道：「這也不算什麼講，不過我們到咖啡館去談話，便當得多，而況我們早上，本來是要吃東西的。」正芳心裏想着，樂得吃哥哥的，若是不陪了哥哥上咖啡館，哥哥倒反會見怪的。便笑道：「早上吃東西，自然用得着，好罷！我們去罷！」於是一同走到咖啡館來。夥計擺好了吃喝的東西以後，便退了出去。正義將茶匙攪着咖啡杯裏的糖塊，低聲道：「你今天上午，沒有什麼要緊的功課嗎？」正芳看那樣子，便知道下句是要自己又去當一週紅娘，便道：「這兩天的英文，倒很吃緊，今天上午，有兩堂文學概論，教授們近來很努力，不像從前教育經費沒有來，那樣天天請假的了，這倒是可喜的事。」毛正義舉起手來，在頭髮裏連搔上兩下，笑道：「我要說一句自私自利的話，我很希望你今天上午沒有什麼課呢！不過……」說着，搔頭髮的手，次數來得格外的緊張；接着又笑道：「你能不能犧牲兩課呢？」正芳道：「爲着哥哥的事，我就犧牲一兩堂課，也沒有什麼關係。」毛正義直待聽完了她這幾句話，方才將那隻搔髮的手放了下來，說道：「我

們都是讀書的人，照說呢，犧牲了應當讀的書，去……」她說到這裏，心想：要人家去幹什麼呢？這話可去不好加以解釋了。正芳道：「你放心罷！我和你再到密斯那裏去一週尋了！不過要傳什麼話，我可不會說，除非她有話對我說，我才可以來告訴你，你說要我什麼時候去呢？」正義原是娶妹妹到那慧珠家裏去的，不說明呢？却也無所謂；一說明之後，自己倒反而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可是又不能否認自己不要她到慧珠家去，只得笑道：「這件事，我也知道是有些不對的，不過無論如何，只能這一回；第二次再要你犧牲功課，我就不對了。」正芳道：「根據你的話說起來，假使不犧牲功課的話，還是要我去的了！恐怕不止是跑第三次，或者是跑四五次，也未可知呢！」正義想想，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，只是對着妹妹笑。將兩杯咖啡喝完了，又吃了一些點心。正芳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就去，若是趕得回來，也許還可以上一堂課呢！」正義起身道：「我和你去雇車。」正芳笑道：「多謝哥哥送我的大衣，難道我出去，不要露一露嗎？」正義雖是覺得妹妹的話有些尖刻，然而在這個時候，怎樣可以得罪她，只是微笑而已。正芳走到咖啡館的門口，又轉回身來，笑向哥哥道：「我打算拿一包口香糖，可以的嗎？」正義道：「可以，這又何必問？」正芳笑道：「我也知道可以的，這會子，就是拿十包口香糖，哥哥又何至於不肯呢？我說着這話，有點乘人於危，哥哥：你說是不是？」正義見她自己都說明白了，還說說什麼？只得笑道：「你這孩子……」只說了這四

個字，正芳已經轉身，就走開了。她到了寄宿舍裏，披起了大衣，真個不再耽擱，就向邵慧珠家來，那家的門房，現在認得她是小姐的朋友，並不用那類通報手續，就讓她進去，還笑道：「我們小組，在樓下書房裏呢！」一個女子到人家去，當然是比較一個男子到人家去要自由一點，縱不能怎樣敷衍，在舊京這地方，有客人入門，必須先敲門或揚聲的，至少女子是可以免除了的。正芳走到邵慧珠的書房外，却不見有人。本來這隆冬的時候，人都在屋子裏烤火取暖，這也難怪的了。輕輕的走到窗門邊，恰巧那玻璃窗紗，微捲着一角，由那地方向裏張望，只見書桌上放着一本書，慧珠抬起一隻手，撐了自己的頭，斜側了身體，靠桌子坐定。她那雙眼睛並不向看書本上看去；這個樣子，分明是在想什麼心事。她忽然聽到玻璃窗有碰擦聲，回過頭來，問了一聲誰？正芳笑道：「客來了！我不敢冒昧進來呀！」慧珠笑着站起身來，開門迎了她道：「你這小東西，也不作聲，就闖進來了。」正芳走進書房，也來不及脫大衣，站了火爐子邊，就伸了兩手，遙遙的抱了爐子，彎了腰揉火，腳在地板上，還連連跳了幾下，口裏嚷着：「好冷！」慧珠站在一邊望了他，心裏可就想着，冒這樣嚴寒前來，那是必有所為的，便笑道：「以前不通音問，太生疏了！現在你又在大冷的天，老遠的來看我，我心裏真過意不去；我也應當去回看你看你才對。」正芳笑道，真的嗎？我很歡迎的啦！那天去？請你先告訴我，我好預備歡迎。」說着，她才脫下了大衣，用手摸摸臉，又用兩手互相搓着。

，彎了腰看書桌上放的書，便笑道：「你很自在，看什麼書？」慧珠搶過來，却把書掩上了笑道：「別看罷！這個書不看好。」正芳道：「什麼書？不看好？哼！我有點明白了！你道孩子，有些個黏兒壞。」（註：黏兒，或黏，指明老實暗伶俐之謂，乃舊京土語，無國語可以代表之。）說着，向慧珠夾夾眼睛，微微一笑。慧珠將書本搶到手裏，一直拿着送到正芳臉上，笑道：「你別胡說，我瞧什麼壞書了！不過是一部多角戀愛的言情小說。」正芳將書本接過，翻了兩頁，笑道：「爲什麼要多角戀愛的小說，不能看專一戀愛的小說嗎？」慧珠道：「這個我也沒有成見，順便拿了一本，我就在屋子裏解解悶兒。」正芳道：「解是解悶兒的，爲什麼你能解，我就不能解？」慧珠道：「你這孩子，有些個特別淘氣，我問你是來拜訪我來了，還是找岔兒來了？」正芳向她舉手行了個軍禮，笑道：「對不住！和你開玩笑的，其實我也愛看小說，你不記得我們在中學的時候，上課偷看看小說，讓先生記了一次過嗎？」慧珠道：「原是呀！並非我能解，你不能解，我不過也是和你開玩笑而已。」於是拉了她的手，一同在沙發上坐下，笑道：「這樣大冷的天，要你老遠的跑來，必有所爲。」正芳道：「沒有什麼要緊的事，我是到西城來找一個先生，順便看看你來了。」慧珠笑道：「你令兄太客氣，今天一早，又來了一封信，要和我請教，喲！你想：他那個愛國青年，在外面奔走活動，什麼事沒有經驗，倒要向我來請教哩！」說着，就在書桌子抽屜裏拿出一封信來，放

到正芳手上，笑道：「你瞧！——正芳這倒爲難起來，要說是不能看人家私信，這是自己哥哥的信，難道哥哥還與人家有私？若是拆出來就着，又怕這信上，實在有不能公開的。她正拿了信，在手上猶豫着。慧珠已經看出來了，笑道：「你瞧！沒關係，難道令兄寫來的信，你還不能瞧嗎？」正芳道：「不是那樣說，書信這東西，照說是不能讓第三者過目的，所以這封信雖是我哥哥寫的，可是在法律或道德上，我是不應該看的。」慧珠笑道：「不要瞎扯了，我們這樣的老同學，還談什麼法律。」正芳心裏，未嘗不要看看哥哥信上，究竟和人家說些什麼，既是慧珠很大方的讓看，倒不必矯情，於是慢慢的將信封裏的信紙抽了出來。那信紙折合着，竟是厚厚一疊，估量着從頭看起，恐怕要很費些時間，只得草草的看了幾句，也不知是第三頁還是第四頁，那字寫得格外增大，於是就順行看了下去，那文字是：

如此做法，我們也不敢說就能有什麼成功的希望，不過我們青年，站在民族的立場上，不能不爲民族爭光，不能不爲民族奮鬥。只要個個人都像我這一樣，中國若有十分之一的青年，肯和我們站在一條線上，就不難幹上一幹。因爲如此，所以我們對於男女青年，無論是哪個階級，我們都極力歡迎他來合作。這樣聯絡的辦法，我們一個小小組織，各各分頭去拉攏朋友。我認爲女士，是個可以合作的人，一定應犧牲一切，爲民族爭光！」

正芳站在這裏看信，慧珠也站在她身邊同看。等她看到這裏，向她微笑道：「你令兄未免誇獎我過分一點了。我這樣一個人，配說犧牲一切，去給民族爭光嗎？」

正芳將信收起不看了，笑道：「你說這話，我有點反對，愛國的事，人人能做，不過各盡各的心力去辦，這有什麼配不配？」慧珠將信接過去，依然拿了那張字體寫得加大些的，注意默念，搖搖頭，微笑了一笑。正芳道：「你笑什麼？」慧珠笑道：「令兄所期望於我的，太偉大了！總是要我犧牲一切呢。」她很坦然的說了出來，正芳覺得這裏面，有些雙關的意味，倒不由得臉上一陣緋紅。慧珠坐在她對面椅子上，也有些知道，就向她笑道：「男子和女子初交朋友，總是把女子看得十分高貴的；其實那完全是一種客氣話；到了後來，慢慢的自然會看出女子的弱點來了。所以令兄誇獎我的話太多，我倒有些慚愧。」正芳道：「不是說自己哥哥，他們這路角色，都是善於恭維人的，倒不一定限於女性。你想，這些羣衆運動，雖也是公益的事，可是人總是利己的。偶然爲之，沒有什麼；久而久之，費時耗財，並無所得，人家就會厭倦下來。所以作領導的人，恭維人家幾句話，也是不得已的事。」慧珠聽她的話，明是批評毛正義不好，其實是勸他好。當下頗多駁，微微一笑而已。哥哥時時看到慧珠有種不含有意的微笑，分明是不能以正義之言行爲然，多說也是自討沒趣，因之只坐著談些別的話，坐了一二十分鐘。就告辭走了。慧珠送到大門口，笑道：「沒事來談談啦！人生在世，過了今天，可不知明

天悠樣過。」正芳聽了這話，倒有些奇怪；但是因爲人家已送到大門外，不是說話的地方，諒含糊答應而去。慧珠氣憤憤地，自行回房去了。可是慧珠之氣，並不是生毛正義的氣，却是生她家裏人的氣；原來昨天晚上，她大哥丹忱，由外面回來，把她請到書房裏，正芳向她道：「方家今天已經派人和我正式開談判了！」丹忱祇說出方家兩個字，慧珠的臉上，便已變色；只讓哥哥說了一句，就站起來道：「我不知道什麼方家，這種話，不必和我提。」說畢，就走出書房來了，那丹忱對於妹妹的婚姻，本也不定要強制執行，只是看到妹妹如此不受商量的樣子，心中也是很爲生氣，便嘆道：「自我活着，我決不能讓你去作浪漫女子，敗壞門風，咱們望後看罷。」慧珠氣得哭了一晚，今日一人跑下樓來，躲在書房裏看書，不理家裏人。因正芳來了，不願讓她知道這事，所以強爲歡笑的陪着談話。這時，正芳去了，她又不免勾起一腔心事來。只是坐在書房裏一張靠椅上，用一隻手撐了頭，望了那燒着火的鐵爐子出神。她想得很奧妙，在鐵爐子裏的煤，它是太古時代的樹木，埋在土裏頭上萬年，於今被人挖出來，送到鐵爐子裏去，只是幾十分鐘，便變成了烟和炭，它藏在土裏，保持了上萬年，現在只幾十分鐘，就把固有的形態變了。人生在世，幾十年光陰，一口氣不來，也不過是埋土裏去；而且還不能像煤這樣，可以保持上萬年呢。那末，現在有口氣的時候，爲什麼不找個樂子呢？若是一個女子，嫁不着一個好丈夫，怎麼受用？精神上也是不痛快；那就是算白活了

一雙子罷了。我爲了自己終身的幸福起見，無論家裏人怎樣的壓迫我，我也要抵抗着。如此想着，主意拿定。到了吃午飯的時候，一個老媽子跑過來相請道：「開飯了！還是和您一個人另開呢？還是過了飯，和您下一碗麪吃呢？」慧珠道：「幹嗎另開？我還有什麼不敢和他們在一羣吃飯的嗎？」說着話，就自己向家人吃麪的堂屋裏來。這裏一張圓桌上，有她的大哥丹忱，大嫂蕙芬，二哥丹孚，二嫂月清，母親邵老太太，姑母張太太，極新極舊的人物都有。谷人的眼光，不約而同的都集中到她身上。她很坦然的，在自己發餐吃飯的原有地方坐下。邵老太太手上捧了筷子碗，眼睛可不住的向她身上看來。慧珠也不說什麼，先用勺子舀湯，然後拔起筷子吃麪，不過不知是甚麼緣故，她却連發出兩聲不自然的咳嗽。大家在桌上，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，不肯談話。僅僅是月清說：「今天的油菜，炒得很好。」蕙芬答應了個唔字。邵老太太究竟是忍不住了，用個大瓷勺子舀了湯喝，將勺子放在飯碗上，望了丹忱，放出很鄭重的樣子道：「方家昨天怎樣說？丹忱對着慧珠很快的看了一眼，有句話還不既說出來。慧珠立刻將筷子碗，雙雙的放在桌上，將臉一板道：「我們現在不討論這個問題，行是不行？我覺得天下無論什麼事，不大似吃飯，決不能把飯不吃，來談別的問題。」說畢，將顆頭就是向左一側，丹忱真不料自己一句話還不會說出來，慧珠當先就是一擱頭板，待要發作，大家都在吃飯的時間，吵鬧起來，這一發便要中止，只好忍耐着，對邵老太太看了一眼道

「回頭再說罷！」於是大家鴉雀無聲的，各自扶了筷子碗吃飯。慧珠明知道大家肚子裏想心事，她肚子裏可有了她肚子裏的算盤，以為無論你們怎樣的批評我，我總抱定了主意幹，大不了我脫離這個家庭，也沒有多大關係。她如此想着，倒是有笑嘻嘻的顏色，露到臉上來。吃完了一碗飯，照她的飯量而論，已經是够了，她還坐了不走，用勺子舀了許多湯到碗裏，將碗晃了幾下，然後喝下去。邵太太偷眼看着她那從容不迫的樣子，將着她胸有成竹，預備大吵，可就不敢多說。吃過了飯，起身就要走。丹忱站起來，將手一攔道：「二媽慢走！大家來把慧珠這問題解決了。」邵太太皺了眉道：「有話好商量呀！何必先生氣呢？」也就只得依然坐下。慧珠坐到矮牆的一把矮椅子上，用手抱了大腿，鼻子裏哼了一聲道：「拚了一身副，皇帝拉下馬，我怕什麼？」大家看這樣子不好，都匆匆的吃完了飯。丹忱也是坐在靠門的椅子上，兩手臂互相抱着，斜眼望着慧珠。這時他將煙捲極力吸了兩口，取了出來，丟到院子裏去，便昂了頭道：「現在我該說話了！慧珠不滿意方家的婚姻，我們也不強迫，只是要說出個理由來。再說，這婚姻既不是今年定的，也不是去年定的，這婚姻已經定下多年了，你怎麼到現在才提起來？」慧珠也僵了脖子，皺皺着頭道：「自然我有我的理由：以前我的能力，不足生活獨立；我要離婚，怕家人用經濟來壓迫我，所以對於家庭，取敷衍政策。現在我要離婚，大概家裏還不免用那一套來壓迫我，可是我不怕，我可以憑我自己的力量去奮鬥。」丹忱

呀！一響道：「原來如此！但是你不過是個中學生，方家的孩子，也是個中學生，知識足夠和你平等的，爲什麼你突然瞧不起他？」慧珠道：「無所謂惹得起，也無所謂瞧不起，只是我和他一點感情沒有，我不能和他這樣一個人合作。」丹孚是個老實些的人，平常就不大愛說話，對於慧珠鬧着離婚，本來不贊成，可是自己不知道那些話應當如何說好，所以只讓老夫去作主。現在看到老大的話，還沒有說出來，就讓慧珠把釘子錘了回去，心中很不高興，就向慧珠道：「本來呢，近代婚姻，是應當自由的……」慧珠不等他下面那一轉，立刻笑着道：「聰明的二哥啊！你知道現代的婚姻，應當自由，這就千好萬好，什麼話都不用說了。」丹孚本來有些個話，這只是一段話的帽子，偏是帽子一響，就讓慧珠斷章取義的利用了，把臉腮脹得通紅，望了她鬧着大眼睛道：「我我……不是那樣說。」慧珠道：「你說得清清楚楚，婚姻要自由，這還有什麼話說。」丹孚的夫人月清，却是個機靈人，看到丈夫受窘，便笑道：「大妹：你二哥是一番好意，要和你談談，你爲什麼和他起急。」慧珠道：「我沒有和他起急呀！他說的是好話，我也承認是好話呀！」月清道：「他下面還有話，怎樣不說完呢？」說畢，將頭一偏，臉可就紅了。慧珠冷笑道：「這也不干二嫂的事，二嫂生個什麼氣？我知道我母親是個姨太太，你們都瞧不起我，我一個人找獨立的生活去。大家就沒有眼中釘了。」向來她的大嫂惠芬是有點說這位姑娘太摩登的，她又以爲小姑子這句話是指她而言了，便

沉着臉色道：「大妹真是厲害，夾槍連棒，什麼人都說到。」慧珠道：「好哇！你們全上了！都欺侮我沒娘的孩子了！」只說到這樣，聲音一硬，哇的一聲哭了。眼睛裏的兩行淚珠，真個如拋沙一般，向懷裏滾將下來。邵太太坐在上面，只管望了她皺眉，許久才道：「你這孩子，實在太不聽話。」慧珠兩手拍拍大腿，腳在地下亂頓道：「我不要命了！你們愛怎樣辦；就怎樣辦罷！」她一面哭一面鬧，誰也沒法子在這時和她說下話去。邵太太嘆了口氣道：「這年頭兒，還說什麼呢！只要是父母定的婚姻，招牌不好，無論怎樣郎才女貌也是不行。」老太太這樣一句慨歎以出之的話，本也無所謂，那孤軍奮鬥的慧珠小姐，倒抓着個理由，說出她的道理來；她立刻點着頭道：「對了！就是媽所說的這個理由，譬如有人請客，主人翁無論是怎樣熟識，若是請的客全是生人，我們加入了，總覺得不痛快，甚至於打聽得在座沒有熟人，我們寧可辭了，不去赴席。你想：吃酒不過是一會兒的功夫，我們都不肯去；這婚姻是終身大事，倒可以和生人混到一塊去嗎？所以方家這婚事，就是砍了我的腦袋，我也是不認可的。我的主張，就是這樣。你們無論說我怎樣忤逆不道，我都承認。全家人都在這裏，我的話也說完了，聽你們便吧。」丹忱道：「這理由不充分，我固然不能強迫你的婚姻，但是你沒有過二十歲，在法律上，我們也可以干涉你和別個男子結婚。」慧珠昂着頭，冷笑一聲道：「哼！和我談起法律來了！好？談法律就談法律，我也不怕，就是把我帶到法庭上去，我也要談

談婚姻自由。」「丹孚道：「不要說氣話了！我們可以平心靜氣的商量一下子，你不是說要熟人才可以談婚姻嗎？這也很容易，熟人都生人變成的，我們可以把方家那孩子找來，和你先認識，假使你滿意，再進行婚姻問題。你不滿意，這婚姻依然取消，你看這辦法好不好？」大家聽了丹孚這話，覺得公平之至，她必然默認，不料她將頭一扭，板了臉道：「不成！」丹孚道：「爲什麼不成？同是人種，都可以交朋友，願意就交深一點，不願意就交淺一點，難道人家和你交個朋友的資格都沒有嗎？」慧珠道：「不是那樣說，你想現在我和他並不是朋友，他還死七八賴的要和我們作親，若是他跑來和我成了朋友，他更會討人厭，不容我們分說了。」丹孚道：「據你這樣說，不成朋友是不行，成了朋友依然是不行，反正是不行了。」慧珠說着，又把大腿抱了起來，將脖子一扭，鼓了兩片腮幫子，只憑她那股子勁，就是水也潑不進去。慢說和她提起婚姻問題，這樣重大的事情了。丹忱坐在一邊，斜了頭，橫了眼光，也是氣憤憤的望了她。慧珠不說話，丹忱有一肚子氣話，不知從何說起，也是不說什麼。在屋子裏這些人，看他兩人不作聲，也只好不作聲。屋子裏悄悄的有了幾分鐘之久，還是邵太太忍不住了，先開口道：「慧珠，你這個孩子，不聽我們相勸，你記着，總有一天你會後悔的。」慧珠雙手一放，將抱着的那條腿，突然向地下一頓，卜篤一聲響，脖子一扭道：「我不聽勸，我不聽勸，我無論鬧到什麼地步，也不後悔。」丹忱道：「慧珠：你真有這種勇氣嗎？」慧珠

道：「有有有！我敢說一千個有！一萬個有！」說時，挺了胸脯子站着，也微微的瞪了眼睛望着丹忱。丹忱是穿了西服褲子的，兩手向西服褲子裏一插，也走向前一步，走到懸珠面前，挺了胸問道：「你果然有這個勇氣，你自己去創造一番世界，不必倚賴家庭。」懸珠道：「不倚賴家庭就不倚賴家庭，難道我有五官四肢，就不能自己謀生活不成？就走就走！你們瞧着罷！」她說了這話，就一陣風似的，向樓上自己臥室裏跑。她這一跑，事態就格外嚴重了。

第四回 徒刑期滿了

懸珠在一氣之下，跑上了樓，進了自己的臥室以後，首先，她找着了一個小提箱子，就在衣櫃子裏檢了幾件換洗衣服，亂向裏面塞着，自己也不知道已經放了多少衣服進去，嘩嘩一聲，將箱子蓋了，還有一大塊衣襟，露在箱子外面。再把一件皮抖篷，向身上一披，提了箱子，連撞帶跌的滾了下來。丹忱和她門口以後，怒氣如火燒一般，聽着她其勢汹汹的要走，心裏也有些恐慌。若是她果然借着這個機會走了，那也是自己三言兩語把她逼走的，這個責任，就重大了。但已經賭了這口氣，要自己拉她回來，又是丟面子的事，也只好置之不理，心裏想着，她不見得真會走的，有個人前去勸她就好了。他有這個感想，在這屋子裏的別個人，也未嘗沒有這個感想。邵老太太便道：「這孩子

真有些胡鬧了！你們那個去轉圈一下；她那個脾氣，真許跑起來了。」丹忱大聲道：「幹嗎了隨她去。她走，她飛上天去？」那下樓的木板梯，正在這步廊右角，慧珠咚咚的由樓下來，飯廳裏全可以聽見。丹孚一看玻璃窗外，有個人影，料着是慧珠，他究竟是個老實人，恐怕這件事會鬧真了，立刻搶着跑出屋子來，先一伸手，將慧珠提的箱子奪了過來，然後一手揪住她的抖篷道：「你真個要去嗎？那不成了笑話！」慧珠上樓檢衣服的時候，曾將時間一再的展長去，以爲母親一定會挽勸的。及至許久的功夫，不見母親上樓，她下樓的時候，就故意把梯子拚命的踏着響。這是二哥上前來攔阻，心中倒爲之安慰許多，可是表面上她依然很強硬，一手扯住自己的抖篷，一手來奪箱子，跳了腳道：「你別攔我！人家料定我不能獨立生活，我自己相信這句話，我勸要做着試試看。」丹孚道：「你就是要去獨立生活，也當慢慢的有個計較，何必急於就走。」慧珠手裏依然搶着東西不放，亂頓着腳道：「我要走！我要走！我非走不可。丹孚一面搶奪東西一面帶拉着她向屋子裏走；她也就了那個勢子，跟着丹孚向裏邊走。可是她到了屋子裏以後，脾氣更急，連連跳着腳道：「你們不讓我走；又不容我好過日子，鬧得我進退兩難，難道非把我逼死不可嗎？」說着話，放了手不搶奪東西，歪了身子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鼻子裏呼呼的出氣。丹忱忍不住了，便閉着眼睛道：「你打算怎麼樣？你就說罷！反正你抱定了主意，我也抱定了主意，無論怎麼說，你還沒有得着婚姻自由的機會，我

就憑了這一點，可以不放過你。」慧珠自丹孚拉住了以後，本來就有些軟化了，現在聽了這番話，讓她氣上加氣，不由得又強硬起來，又說道：「你憑什麼可以不放過我？就是我的父母，對於我的身體，也不能怎樣束縛。」丹忱道：「在這個大門以內，我是家長，你有了不法的行爲，我就可以管束你，慧珠挺起了胸道：「好哇！你索性要管束我了！好罷！在這個大門以內你要管束我，設若我不在這大門以內，你就不能管束我了。」丹忱道：「好罷！一了百了，你要走出這個大門，無論什麼事，我都不管了。」慧珠聽了這話，突然跳將起來，走到丹忱面前，頭一偏道：「我馬上就走，你可不許拉住我呀！」她說時，看到那個小提箱和抖蓬，都放在丹孚身後，料是拿不過來的，於是跳上前去，抓了提箱的環子，轉身就要逃跑。丹孚又是一把將她揪住，輕輕的喝道：「你這個孩子，脾氣就是這樣壞，怎麼一句話也忍受不住！」慧珠道：「我已經够忍受的了，還要怎樣的忍受，難道讓我打我罵我逼死我，我都不作聲嗎？」說畢，哇的一聲就哭將起來。哭的時候，兩腳在地上亂頓亂跳；頭髮蓬鬆披了滿臉，眼淚鼻涕，一齊向下流着；歪屋子裏人，看了她這個情形，都不免把眉頭皺了起來。邵老太太看得有些不過意，就向前抓住了她的手道：「慧珠，你什麼人的話都不聽，難道我老娘的話也不聽嗎？你現在不要發急，可以回到自己屋子裏去歇一會兒，仔細的想上一想，大家說的這些話，究竟對也不對。若是對呢；對就安心暫住兩天，慢慢的想法子把這事解決了。若果不對，

你真要出去自謀生活，我也沒有法子，只好由着你。就是有人說我們家教不好，我也只好忍受了。」邵太太一面是勸她的話，一面又是罵她的話，因為雖是不高興她，可也不願得罪她。惠芬就乘着這個勢子做好人，挽了她一隻胳膊，一味的好言相勸，把她送到樓上臥室裏去，隨後老媽子也就把提箱斗蓬，一齊送了來。惠芬怕她一時不能平氣去就坐在屋子裏陪她，南天北地說了一陣。慧珠在樓下大鬧的時候，本來在可走不可走之間，現在被大嫂子左說右說，說得有些心平氣和了：就兩隻手托了下巴頰，伏在茶几上，向對面一方壁子呆望着，紅了眼睛，一語不發。惠芬看她已經不作聲了，就用手拍了她的肩膀，笑道：「好罷！就是這樣，不要再鬧了。我有兩封信要寫，把信寫完了我再來陪你。」說畢，她悄悄的走出門去，將房門向外反帶上。慧珠始終是不說什麼，雖是一個人坐在屋子裏，她還是捧了下巴頰發呆。在這個態度中，隔壁母親屋子裏說話的聲音，却聽得很清楚的，只聽到姑母張太太在屋子裏低聲說道：「她說是要走，無非是嚇嚇大家的罷了！一個小姑娘，往那裏跑呢？」她說畢，却聽到邵太太嘆了一口氣。慧珠心想，好哇！這位姑母大人，當了面，什麼批評沒有；在背後，她就小看我了！以爲我不能離開家庭。哼！這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，我至少可以到女青年會寄宿舍，先住兩個月，經濟問題，慢慢的再行打算。原來他們認定我脫離家庭不是真的，所以在說當面，敢把言語壓迫我，無論怎樣不能讓他們把我小看了，祇道我是個不能獨立生活的人。

自己想到這裏，不覺把腳在樓板上頓了兩頓，表示她的決心。又坐定了定神，先把房門關上，然後悄悄的打開自己的衣箱來，檢點檢點，有些什麼東西，可以帶着走的。她不檢點則已，一檢點之後，覺得什麼東西都不能丟下，然而一個逃走的女子，決不是尋常出門的女子，如何可以帶上許多行李？至多只能挾一個小小的包裹，要把其餘的東西都犧牲了，當然不是自己心愛之物，也不會都收在箱子裏。於今將東西全不要，自然都會由兩個嫂子拿去，真令人不服這個氣。可是話又說回來了，東西是小，自己的前途是大，難道爲了一些銀錢可以買的東西，就不逃走嗎？她手扶了箱子蓋，沉沉的向下想着，想了很久的時候，索性坐到床上去，望了箱子發呆。想着東西固然有些不捨得，就是自己這位老太太，也有些捨不得。她對我多麼仁慈呀！從來沒有紅着臉說過我一句的。她躊躇了很久的功夫，忽然站起來，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：「走！我走定了！」她心裏可又想着：這個母親，又不是我生身之母，我理會她作什麼？她若真疼愛我的話，就不該和兩位哥哥站在一條戰線上。而且她和姑太太談話，是料定我沒有逃走的那種勇氣的，我爲什麼讓她把我料定了呢？住在青年會裏，也不過十幾塊錢一個月，我是中學畢業生，大事不想幹，到外邊去找兩堂家庭課教教就可以維持生活，這很容易的事，現在外面女子謀職業的也很多，不見得到了我這裏，就沒有辦法。會見了不少的機關，都是女子辦事；而且那辦事的女子，比自己還年輕，我何必妄自尊大呢？他如是想，

便增加了自己不少的勇氣，當下決定了辦法；所有衣服及零用東西一概不帶，只穿了隨身的衣服出去，一來表示自己乾乾淨淨，二來也省得累累贅贅的。於是決定了，心裏就覺得空空洞洞的，不必和家人爭論了，也不必生什麼氣了；於是展開被褥來在床上睡了一大覺；吃飯的時候照樣和家人在一處吃飯，這一餐飯，吃得更是安穩，大家都沒有說什麼；最大的原因，就因為母忱在這天晚上，還要出門去會兩個朋友，怕是和慧珠鬧起談判來，會耽誤時間，倒不如不鬧，留待明天解決；所以他首先不開口。月清又在睡下說丹孚，證他是一個呆子，慧珠的事，落得讓大哥主持，何必多嘴多舌，平白地就得罪了人，因此丹孚也就不作聲了。慧珠外表是很坦然的樣子，可是她的心裏，却如小鹿撞鐘一般砰砰亂跳。她只吃了大半碗飯，倒倒了好幾回湯喝。吃過了飯，她還不肯先自回房去，故意在飯廳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了。等大家都已散席了她將小書房裏擱置經年的話匣子，親自搬到樓上臥室去，唱起話片來。自己在話匣子邊來回走着，還跟了話片唱聲，第一張唱的是「木蘭從軍」，學了一段。第二張是「女起解」，只跟着唱了兩句。到了第三張「花園贈金」，她就不愛聽了，只將話片唱了一半，就把話匣關起來。於是在書架上，隨手抽了本小說，斜躺在床上，就了電燈看着。可是這小說給予她的印象，也是很壞，乃是「紅樓夢」上，薛寶釵演講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一段；這一段小說，還不會看二十行，就把它扔下了。自己坐在椅在，望了光桌子面，這桌子面上，有筆，有墨，

，有硯台，有墨水瓶，有鋼筆，什麼都是自己常用的東西，於今不知道要交給誰去用了。她出了一回神，在筆筒裏抽出一枝筆來，就隨便的取了桌上一張四紙，打算塗字消遣，心裏忽然得了一個感想：我就是要走，也應當描封信表示明白自己的態度，免得他們疑心我是不光明的出走。得了這個主意，是極無聊的時候，有了解悶的法子了，於是在抽屜裏拿出厚厚的一疊信紙，打算寫一封長信，由家樣人告別。這封信，可以說和絕命書差不多。因為如此，慧珠就和自己的母親作姨太太壓迫，寫到自己在家庭爲兄嫂所藐視止。說這個家，完全是個牢獄，活了十幾年，是受了十幾年徒刑。這算第一段。但是這第一段，已經快到一千多字了。再寫下去，有第二段，有第三四段，那末就是寫到天亮，也許不能把要說的話寫完；於是把寫了的撕去，只從自己寫起。可是不寫則已，一寫之後，也不知道自己的文思，何以會那樣滔滔不絕，老是不能寫完。每寫完了一層意思，又有一層意思跟着想到了，轉念着，這也總不是一個辦法，要走的人，何必說上許多廢話？而且在許多所寫的文字中，仔細一想，却也很有漏洞，給人捉住了，倒是給他們一個把柄。慧珠在一口氣寫了兩小時告別信之後，就放下了筆，兩手互抱在懷裏，對了這桌上一疊信紙，只管出神。默坐了約一二十分鐘，突然的站了起來，就把所有的信紙，兩把抓着，一齊捏到手心裏，成了一個大紙團，就向字紙裏一丟，蹣跚着腳，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：我和這麼人說廢話，要走就走，他們是十八世紀的腦筋，話寫的我。

他們又怎樣會了解出不如不說了！她一人關着房門，在屋子裏這樣大忙特忙，家裏人那裏知道她這種舉動。冬天的夜裏，總是有呼呼的風聲，在半空裏怒吼的。慧珠是住在樓上的，在許多的平房中，突出一幢樓面，窗子裏開聽窗外的風聲，更是勢子兇猛。全家裏都慢慢入睡了，慧珠一個人，在屋子裏慘白的電燈光下徘徊着，說不出來心中有一種什麼感覺。價是不寫了，翻翻舊本，又打開箱子來，檢點檢點自己的衣物，心想這都要犧牲許多用慣了的東西，並不在價值如何，都和自己有一種切近不可說出的情感。於今要永別這令人有些戀戀不捨。這樣想着，就抬頭向四壁看看，別的罷了，惟有邵老太太一張八寸的半身相片，在壁上高高懸掛着，那一種慈祥的樣子，她縱然不說什麼，也是可親愛的。於是走近牆壁，耳朵貼壁了，聽聽那邊邵太太有什麼動靜，彷彿她已鼾然入夢聲。那微微的鼻息聲，可以聽見：正與航空的風聲，吹了窗子嘎嘎作響，互相呼應。這個老人，當了一輩子的二太太，並沒有兒女，老來處境枯寂，所以和我很好。我娘沒有，也就把她當親生的娘來安慰她。現在我走了，這樓上就剩了她一個人，老人家未免可憐。想到這裏，於是悄悄的開了房門，走到邵老太太的房門外來。大概她是絕不料有什麼意外的，所以把房門關得鐵緊，慧珠伏在門上，用手摸着門，猶如撫摸了老人家的身體一樣，同時也就落了幾點淚。因聽得女僕屋裏有咳嗽聲，怕驚動了人，就悄悄的又走回房去。關了這半宿，精神也疲倦了，於是和衣睡在牀上，就睡了過去。當自己

醒過來時，屋子裏的電燈，還是明明亮的，這可見還是天色沒亮。抬起手表看時，已經有大點鐘。冬日夜長，所以屋子裏燈還亮的。自己突然興奮起來，要走就是這個時候，不能再就寢了。於是在箱子裏，把自己所有的存款和幾件首飾，一齊拿出來，都揣在身上，自己站在屋子裏定了定神，看看還有什麼東西要拿的沒有。沉靜了約十分鐘之久，實在沒有什麼可拿的了。看看桌上，還有自己寫的半張信稿子，上面一行字，乃是：「這個家庭，完全是個牢獄。」一頓脚道：「這家庭是個牢獄，我還等候什麼呢？」於是再用一張紙，提筆寫了一行字道：「我現在徒刑滿期了！」寫畢，用銅尺壓在桌上，悄悄開了房門，下樓去了。所幸家裏人都睡着了，沒有人攔她，於是這個自命為徒刑滿期的少女，便離開家廳了。她溜出大門之後，一口氣跑到街上來，在冬天的早上，太陽不會出山，還有一些似煙非煙的宿霧。所有店舖的大門，都不會打開，街上冷靜靜的，在朦朧的晨光裏，除了幾輛夜不收的人力車，寥落的在路上滾動外，並沒有別的人走路。慧珠這倒免了呆了一呆，出是出來了，這樣的早晨，自己向那裏走？遠遠的看見一個警察，站在十字路口，便覺心虛；不要讓他看出來，我是個逃亡的姑娘，設若他多事，把我看出來了，押回家去，豈不是一場大笑話？如此想着，覺得街上徘徊過久，也不是辦法，就向警署巡警的地方走去。有了有一大截街道，恰巧有一輛很整潔的長途汽車，由前駛過去，這是一件事，却觸動了她的靈機，她忽然想着，西郊大學，每日有兩輛長途

汽車，在城裏城外來回。八九點鐘，正是早班車出城的時候，自己何不搭了車，到西郊大學，去找兩個女同學，那個學校，有姊妹樓，女生的生活，是非常安適的，自己正好到那個地方去舒服兩天，料着家裏做夢不會想到自己躲在那個地方。主意想定，就趕到長途汽車停放的所在來。這個地方，有個爲摩登人物特開的咖啡點心店，到大學裏去的人物，當然沾些摩登意味，所以他們爲了坐長途汽車之便，老早的就開店門等候，慧珠到了那裏，在雅座裏找了一個座位，要了一杯熱咖啡，慢慢的喝着，然而她究竟是來得過早，直等她喝完這杯咖啡之後，雅座裏面，依然只有她一個人，並無第二個人來到，那夥計看她這樣子，不應該是第一次上西郊大學的，如何來得這樣早？心裏想着，自然是免不了不斷的向她身上打量，慧珠心裏可就糊着：呀！莫不是他看出我什麼行跡？便裝了假睡的樣子，伏如桌上睡去，夥計看了看，更不知道她什麼意味，只好避了開去。過了一會兒，却聽到有人道：「呵！還早啦！一個人都沒有哩！」有一個女子的聲音道：「那裏不坐着一個？」慧珠抬起頭來看時，一個穿西服的少年，和一個穿皮大衣的女子走了進來。那女子將皮大衣一脫，那少年就接了過去，和她向衣鉤上掛着。慧珠對於這種事情，向來是看了眼熱的，不以爲是男子的態度過於虛僞，就以爲是女子做作，過於驕傲，並不够格。今天看了這種樣子，却又是一種感想，以爲這算什麼，這種日子，我也曾經過的。可是當她正想藐視人家的時候，人家對她，却格外注意。那女子忽然笑

着上前道：「這位不是密斯邵嗎？」慧珠見人家叫出名字來招呼，當然要站起來答應，就對女子點了個頭。她笑道：「密斯邵，你不認識我嗎？上半年在中央公園，密斯特祝，和我們介紹過。」慧珠想了想，記起來了！笑道：「你是密斯程月凡。你瞧，我的記憶力是多麼差。」月凡笑道：「石！我來和你介紹介紹，」那個男子還不行他介紹，早是一個鞠躬。男子對於女子的態度，總是那樣子謙遜的。慧珠却也不十分介意，微笑着點一點頭。月凡笑道：「這是密斯脫石鐘聲，一位詩人呀！晨曦雜誌上，這期還登着兩首，你看過沒有？」慧珠笑着答應了一聲：「是的！」其實她就並沒有聽到說過，什麼是晨曦雜誌，大凡女學生們對於課外的書籍，可以分作四派，第一派是摩登化，如電影跳舞雜誌，以及愛情小說之類，只取個有趣味。文藝不文藝，却是不管，第二是普羅化，這一派是講極時髦的普羅文學，除此以外，都認為是無聊的作品，她們知道馬克斯高爾基，可分不出什麼東西兩漢，宋唐八家。第三派是頑固派，她們知道詩家李杜，詞家姜周，可不知道擺倫是那一個人。第四派是無所謂派，什麼雜誌也看，什麼雜誌也不能代表她的中心思想。譬如第一派裏的電影，第二派裏的豔情肉感小說，第三派裏的香豔詩詞，他們都是喜歡的。邵慧珠所屬於的便是這第四派。所以月凡提到什麼晨曦雜誌上的新詩，可以說她完全不會予以注意。石鐘聲知道她的情人是祝長春，雖然看到她長得很漂亮，那是不必作分非分之想的，所以在她面前老老實實的，不必賣弄有家私。因

向她道：「密斯邵到我媽學校裏去，今天就回去嗎？」慧珠道：「不！我打算在田玉文女士那裏住幾天。」月凡握了她的手，微微的頓腳道：「巧極了！遇到了我，要不然，你得空跑一趟。」密斯田早跑到城裏來，住在花園公寓了。」慧珠道：「她不上學了嗎？爲什麼到城裏來住公寓呢？」月凡看看這雅座裏，又來了兩批客人，就不便向她說什麼，對她眼皮一掠道：「你若遇到了她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」慧珠道：「既是他不在城外，我就不到貴校去了。這裏到花園公寓路倒是不多，我就去找他去。」說着披起了大衣，和程石二人告辭，走出咖啡館來，在路上走時，心裏可就想着，我這人真是自由到極點了！看到長途汽車，就打算出城去，聽了個消息，說是主人翁在城內，我立刻又撤回前議。一個浪漫的人，也真有浪漫的好處；愛怎麼着就怎麼着。她很高興的到了花園公寓，向賬房一打聽，果然田小姐在這裏，賬房要叫茶房引她進去時，茶房却躊躇着道：「田小姐還沒有起來呢。」慧珠道：「沒有起來要什麼緊，我們是女子拜會女子呀。」茶房依然躊躇着道：「你待會兒再來好不好？」慧珠看茶房那樣子，心裏倒有些明白，便道：「我也不一定要拜會她，你們這裏，還有空屋子沒有？我打算要兩間。」賬房看了她道摩登的樣子，連連答道：「有有有！在田小姐隔壁，就有一間房子。住到那裏去，好不好？」慧珠一想，搖着頭道：「不必！隨便找一間屋子就得了。」賬房拿了一大把鑰匙在手，就在前面引導，到了一個小跨院裏，院子裏有門向外關着，裏面是

由正屋分出來的一間大套房，那院子小得像南方人家的天井一樣。雖是在這樣隆冬，倒栽有一叢短小的竹子，和外面那些大房子，却另成了個世界。慧珠覺得很好，便道：「就是這裏罷！你們把屋子裏收拾收拾。」賬房一聽她的話音，好像就是一個光人，便滿臉堆下來笑道：「我們公寓裏和旅館有些不同，若是沒有鋪蓋行李，是不大好收容的。慧珠道：「我怎麼沒有行李？沒有看好房子，也不能搬來呀。」她在賬房面前，如此說了硬話，付了房間的定錢，立刻跑到街上去買鋪蓋箱籠，跑了一早上，自己忙着把屋子收拾好，看看到了正午十一點鐘了，一陣頭暈眼花；有些支持不住，就倒了一杯茶，坐着慢慢的喝着。就在這個時候，聽到院子門外，嬌滴滴的有人叫道：「密斯邵：你怎麼也搬到公寓裏來了？」慧珠迎出來時，正是田玉文，只見她踏了拖鞋，身子捲了一件大衣，蓬着頭髮，臉上黃黃的，在房門口伸頭進來看了一眼，笑道：「很好！回頭我再來。她只說了這一句，忽忽的就走了。慧珠原以為沒有安身之所，所以找她，既然住好了，她來不來，倒沒有關係。自己叫茶房買份報來，自躺在牀上看着。向來看報，只看一兩條社會新聞，這回看了社會新聞之後，由頭至尾，把各張報都看遍了。今天當然是不敢出去，怕碰到家裏的人會拉拉扯扯。田女士說回頭來的始終也不會來。一個人無聊得很，無可消遣，將看了的報，再拿起來看上一遍。最後，連廣告都看過了。到了晚上，公寓關着晚飯，二人在燈下吃着，那兩個碟子一碗湯，都是冰冰涼的，吃到口裏，一些不

出什麼滋味來。一人勉強吃了幾口，回憶到在家裏，圍圍着一桌人吃飯的時候，大家有說有笑，何等快樂！於今却一個人過這單調的生活，於是放下碗，對了桌上的菜飯碗，只管發呆。發呆發了許久，不覺垂下兩黏淚來，因為茶房進來收飯碗，這才想到洗臉，擲過臉，走到洗臉架邊去，把這兩行眼淚，總算極力的忍住了。這時，已是陰歷的十二月底，社會上正鬧着過年，市政當局雖是以時局的關係，禁止放爆竹，無如習尚難移，在節晚上，冷不防的在深街永巷裏，還是不斷的有兩聲爆竹響着。這種響聲，平常在家裏聽着，便會感到已是臘盡冬殘的時候；於今在這公寓裏聽着，分外覺得在這個急景凋年時候，是太寂寞了！屋子裏的電燈，是那樣的放着慘白的焰，鐵爐子裏的火，又不大旺，屋子裏寒習習的，再一看所用的東西，全是新的，好像都不順眼；令人看到，有些莫明其妙的感想。也不知是何緣故，自己却要打開房門來看看。恍惚之間，好像門外是個樓廊，可以聽到第二樓母的咳嗽聲。然而打開房門之後，却是個小院子，抬頭看看天上，其黑如墨，有時一個火星，嗤的一聲，拖了很長的尾巴，射入半空，正是街頭小兒放那過年的冲天子，這真是無處不令她有種佳人遲暮之感了。她只好關了房門，依然鑽到被筒裏去，蒙頭而睡了。

第五回 人天交戰

那慧珠爲了爭取婚姻的自由，從家裏負氣走了出來，本來沒有什麼目的地。不想在咖啡店裏，會遇見了程月凡，這樣一湊，便住到了花園公寓來，這實在是她始料所不及的；也可以說是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了。她在公寓裏自己草草成了個一人的家，自然還有許多東西是缺少的，因之一早起來，就上街去買東西。這時街上，可熱鬧極了。路兩邊的人行道上，擺滿了年貨攤子，賣小燈籠的，賣年畫的，賣年果子雜盤的，更是很顯明的點綴出過年的光景來。路上的行人，也是格外的擁擠；他們走着路，手上都提了大大小小的包裹。慧珠每年到這個時候，也是喜歡湊着熱鬧，陪了家裏的人去買年貨的；然而今年只是看別人忙碌，心中非常難受；趕快的買了些零用東西，低了頭就向公寓走去。她正走着的時候，後面忽然有人叫了一聲密斯邵。回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毛正義。自己心裏原打算着，自己搬出家庭來，總要找點事情做，就是沒有什麼薪水的事，也沒有關係。毛正義在民衆團體裏，是極活動的人，找着他或有些辦法；只是不大願意在人面前示弱，馬上就去找他。現在碰到了他，這到是個極好的機會了，便道：「毛先生真早，忙呀！」毛正義拿了帽子在手，很客氣的點着頭道：「這時候就買了許多東西，大概比我還早呢！提了許多東西，怎樣不雇輛車？」慧珠道：「不用轉彎就到了。」毛正義道：「密斯邵不是和自己家裏的東西嗎？」慧珠道：「全是我自己用的。」毛正義道：「此地到府上，不算近呀！」慧珠笑起來道：「我現在不在家裏住了，住在

花園公寓。」毛正聽了這話，倒有些奇怪，她爲什麼不住在家裏？同時，第二個疑問也就跟着來了！看她的臉色時，却是很憂鬱的樣子，料着其中有故，便滿臉堆下笑來道：「東西多了，我看密斯邵有些拿不動，我和你把東西送回去，好嗎？」慧珠笑道：「還未就勞動了！」毛正聽得了這樣一件差事，比在民衆團體當了一回主席，還要感到有興趣；這才戴上帽子，先將手兩隻一齊伸着，把慧珠手上的東西，捧了過來，然後才用手提着；看到人行路上，人是挨肩疊背的走路，就擠到前面，和慧珠開路；而且還微微的虛張着兩手隻膀子，撐開了走路的人，以免碰着慧珠。到了公寓的門口，他恰又懂禮，將身子向後一縮，讓慧珠向前去，慧珠向他點點頭道：「你只管跟我來。」她是不留意的說出了這句話，在毛正義十分用心的人聽了，這又像得了一種什麼暗示，好像她告訴着，一點什麼障礙沒有，彼此可以無禁忌的談起交際來的。於是正着臉色，挺了胸脯子在前面走路。他以爲這樣的走着，就可以洗除了自己的怯懦。慧珠也像有了一件什麼急事一樣，很忙的就在前面，走得高跟皮鞋得得作響，口裏叫着茶房開門。茶房將門開了，毛正義還站在院子門邊，慧珠向他望着時，他却微笑了一笑。慧珠點點頭道：「請進來坐坐罷！」她扶了房門，還把身子半側了。毛正義真料不到她的態度，如此之好，情不自禁的向人家行了一個鞠躬禮，手上提了許多東西，側了身子，走進人家屋子裏去。到了屋子裏，首先觸着他的眼簾的，便是床上的被褥，一律都是新的，而且還是很普

通的布被。像慧珠這樣的時髦小姐，決不能這樣儉樸。再看看屋子裏別的東西，如洗臉手巾漱口盂之類，竟沒有一樣不是新的，這可以斷定不是她家裏搬出來的東西。還不會坐下，慧珠看出了他的情形，便笑道：「我說一句話，毛先生會很詫異的吧？我自昨天起，已經脫離家庭，謀自己的經濟獨立了。你不覺得我作事任性嗎？」毛正義聽了這話，先是頓了一頓，答覆不出來。然後兩手連連鼓掌了幾下，笑着點了點頭道：「好哇！這是有革命精神的事情啦！密斯邵初次脫離家庭，當然有一種新生命，在草創中，若是有用我幫忙的地方，請你不客氣的說了出來，我一定竭力幫助你。」慧珠笑道：「我怎樣好煩你呢？」說時，她却走到桌子邊，將臉背了過去，揭開茶壺蓋看了一看。她那種意思，明是不讓毛正義看到她的臉色。茶房進來沏茶，她才掉過臉來，看到毛正義還站在屋分中間，便道：「請坐罷！我這裏是很簡慢的，而且我又不曾招待人。」毛正義看着她，她找着一塊布，擦抹過桌子，先倒上兩杯茶，然後整理了一會牀上的被褥，又將兩張方桌子挪了一挪，再吹吹鏡台上的浮灰，活現出她那手足不知所措的樣子來。便向她笑道：「密斯邵起得早，我想應該休息休息了！我暫且告辭。若是密斯邵嫌着寂寞的話，可以打個電話給舍妹，她自然會來陪你。密斯邵若是不嫌路遠，也可以到她那裏去談談，我還有個地方要開會，得先走一步了。」說畢，鞠了半個躬，走出門去，而且反着手悄悄的，替他將門帶上。慧珠心裏，原是覺得前路很渺茫，希望有毛正義這樣一

個朋友來幫忙。流而毛正義在面前坐着，自己又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拘束，第一便是他這不是自己所認爲的對手方，他在這裏，不要人家誤會着，我是爲了他而要脫離家庭的。策二便帶一個姑娘家的屋子，有一個青年男子在這裏坐着，似乎不慣。可是自己自責是個文明女，雅意願在人面前，表示出那頑固的態度來；因之站着也不好，坐着也不好，非常的躊躇。現在毛正義自己告辭走了，似乎他也看到了這一點，這個人總算是很知趣的。他去了，這屋裏又剩下自己一個人，既是無事可做，又無書可讀，手裏捧了一杯熱茶，坐在桌子邊，慢慢的喝着，想來想去，還是想到了那位田小姐身上去；她的態度，雖是可疑，然而找着她談話，總可以解一點悶。如此想着，便走出房來，要想向人家屋子裏去。剛出得門來，便是田小姐挽了一個西裝少年的手臂，緊緊的偎傍着人家，走了出來。自己一想，若是和人家相遇了，招呼呢？還是不招呼呢？也許她不願我見那少年。於是將身子一縮，就躲到門裏去。這個樣子，今天田小姐又是不能來陪着談話的了，這可悶的慌，要如何來打破這種苦悶呢？這沒有別的法子，還是找兩張報來看看。想到看報，却得了一些見識，昨天無聊，將報上廣告都看遍了，今天可要多找兩份報看看。她便給了茶房兩毛錢，叫他將大小報多買幾份來。報買來了，掩上房門，將爐子裏的煤灰，先爬梳了一陣，火勢燒得旺旺的，端了一張茶几，放到床面前，將茶壺茶杯都放在上面，然後拿了一盞報，自己躺在枕上翻看，翻了許多張，却在一條義勇軍的通電裏

，看到祝長春三個字，不由得心裏一動。心想：這個人說得到，做得到，真去投義勇軍去了。於是再把那期通電從頭至尾看上一遍，電文的大意，就是說：義勇軍九十六路，現在轉戰遼東，連克數城，尙望全國父老加以援助等語。那領袖人物的名字，赫然有祝長春三個字在內。她拿舊報，怔怔的坐了許久，心想世上同名同姓的，固然是不少，但是不見得就那樣巧。果然是他的話，我真當向他表示一番歉意。因為以前，我對他太誤會了！如此想着，報也不要看了！只管在牀上發呆。自己沉沉的想着，也不知道想了多少時候，房門上却卜卜的有人敲了一陣響，她以爲是公寓裏的茶房，就叫着進來罷！房門開了，却是毛正義進來了！他兩手哆哩哆唆，提了許多的紙包進來，只得迎着，招待他坐下，便笑問道：「密斯脫毛也過年，買了許多的東西。」毛正義道：「不是年貨，我想密斯那一個人，新過獨立的生活，當然要添許多東西，我就把我心裏所能想到的和密斯那買了一些來。」慧珠道：「那就謝謝了！」毛正義看到她床面前那種情形，便笑道：「密斯那也很熱心國事，買了這許多報。」慧珠道：「我關心什麼國事？不過問得無聊，借此消遣罷了。不過有件事，讓我今天大爲高興一下的，就是我一一個極好的朋友，現時也投入了義勇軍，而且在九十六路裏，當了一個領袖了。我替他榮幸之餘，我自己又不免有些慚愧哩！」她坐在一張矮椅上，兩手抱了一隻右腿，坐昂着頭說着，大有不勝嚮往的意味。毛正義就閑閑的問了一聲道：「恭喜密斯那，有這樣一個好朋友，

是誰呀？」慧珠微微笑道：「他也是一個大學生，在社會上，也有點小名氣，不過他的名聲，不像毛先生那樣光明正大，是由奔走呼號國事得來的。他平常很喜歡文藝，常是做些詩文到各報去投稿，署名阿鳳的就是他。」毛正義認了一驚的樣子，身子一挺問道：「阿鳳！不是祝長春嗎？慧珠道：「對了！我們是十吃相知的朋友，不幸得很，爲了一點小小誤會，他去投軍的時候，我沒有送他。毛先生認識他嗎？」毛正義淡淡的答道：「認識這個人，什麼報上登了這段消息？」慧珠於是將那張報找了出來，指給他看。毛正義捧了報，坐在一邊看着，向報紙點了點頭道：「是他！那不會錯的。」慧珠道：「毛先生和他，很熟識嗎？」慧珠站在桌子邊倒茶喝，手扶了茶壺蓋，左手捧了茶杯，放在嘴邊，可是她的目光，却穿過那茶杯上騰出來的浮烟，射到毛正義的臉上。毛正義被她這樣一看，恰是奇怪，臉色有些紅路！他不答覆她所問的話，却故意笑道：「密斯邵怎麼和他發生了誤會呢？」慧珠喝完了那杯茶，坐在他對面的一張椅子上，右腿架了左腿，很自在的樣子，撩着上眼皮，把那很長的睫毛，都翻了轉來，想了一想道：「這是一件笑話，更顯得我是個小孩子脾氣罷了！有一天大雪，我到他公寓裏去會他，他吩咐茶房，拒絕我進去，說是不在公寓裏。可是我聽到他和一個男朋友在那裏談話，那朋友勸他跳出愛情的圈子，去努力報效國家。我當時大爲生氣，就回來探。寫了一封很嚴厲的信給他，說他對我不忠實。他是個有志之士，果然就借了這個題目，和我絕交，投

軍去了。毛正義聽了這一番話，他的臉色更難看了。然而他還強自鎮定着，微笑道：「密斯邵也是個有心胸的人了！看你這樣子，你並不怪他。」慧珠道：「他和我絕交，正是他的一番苦心，好讓我忘記他呢！他和我這人交朋友，沒有什麼好處，像勸他投軍的那種朋友，倒不妨多認識幾個；我想他那個朋友，也一定在這九十六路義勇軍裏，當着領袖，他們一定是朝夕相見而。」慧珠這幾句了，直刺進毛正義的心裏，他站起身來，牽了一牽他的大衣領子，見壁上掛有一面小鏡子，他向鏡子裏照了一照，裝作不經意的樣子，說了一句話：「也許那個人沒有去投軍呢。」慧珠道：「自己不投軍，勸人去投軍，只憑一張嘴做志士，這種人我就藐視他。」毛正義聽了這話，簡直不敢看慧珠了！站着說了幾句閑話，便笑道：「密斯邵沒有什麼事要我幫忙的嗎？」慧珠笑道：「這就幫忙多了，還怎敢相煩呢？」毛正義道：「明天見了！我還有事呢，明天見！」他說着這話，已經開了房門出去。慧珠看他來的時候，好像是專誠而來的，這會得忽忽忙忙的就走了，不知是何緣故，提到祝長春，他的臉色上，很是不好看，莫非他和祝長春有什麼糾葛嗎？若說有糾葛的話，一定是他對不起祝長春，因為他的臉色，是那樣子不好看呀！下次他來了，我一定要問個水落石出。他這樣想着，又靜靜坐着，將毛正義的態度，揣摩了一會。在慧珠這樣疑心毛正義的時候，毛正義自己也未嘗不是私心惴惴的。他和慧珠告別以後，自己走出花園公寓的大門，將脚一頓，情不自禁的說了聲糟！這大門口

，正還站了兩三名茶房，聽到他如此說着，臉上又是很懊喪的樣子，便問道：「你丟了什麼？趕快去找罷！」毛燕義不感到茶房是好意，却以為茶房和他開玩笑，更是把臉紅着，低了頭，忽忽的就走開了。他在今天下午，本來有個會議要開，因為想到邵慧珠今天親自家裏搬出來，一個人自然是很悲哀，也很寂寞，這個時候，無論站在什麼立場上，和她去談話，她一定是很歡迎的。所以在上午，就分別打了好幾個電話，向今天開會的主席請了假，以便有充分的時間，可以和慧珠詳細的一談，現在走了出來，無事可做，已經請了假，又不便再到會裏去，只得一人悵悵如有所失的，自走回公寓去，茶房見他回來，和他開了房門，却很詫異的道：「今天毛先生回來的這樣早，有什麼事嗎？」他笑道：「難道我注定了終日裏在外面瞎混，不許早回來的？」如此一說，茶房也只好一笑而已。他走進房來，將大衣帽子，一齊向床上一堆，自己也跟着在一頭倒了下去，自己心裏可就想着：難道祝長春所戀愛的那個姑娘，就是邵慧珠？我勸他不應當追逐的那位女郎，難道就是我现在正追逐的這位女郎？世上也許不會有這樣巧的事，可是她自己說了，祝長春是她最要好的朋友。而且有一次到公寓裏去，聽到祝長春的朋友，勸他不可談戀愛，應當從事愛國，那正是我幹的事，她不是祝長春的愛人，那還有誰？我並不是叫祝長春把她拋棄了，我却來追逐。我雖然自問是無心的，然而第三者看來，顯然是我用那調虎離山之計了。再說就算人家明白，我是出於無心的，可是我勸祝長春

不要談戀愛，那是事實。我開始去愛邵慧珠，也是事實。我一個自命爲愛國的人，勸人家不要談戀愛，自己倒是比人家談的更熱烈，這又何以自解？罷了！以前我不知道邵慧珠是祝長春的愛人，所以那樣欣慕着追逐着，現在明白了，我不能再去追逐了！否則對不住自己的盟弟，也對不住自己。他越想越後悔，越後悔也就越不能抬起身來，只是橫躺在床，靜沈沈的胡思亂想。不知不覺之間，天色就昏黑了。茶房見屋子裏電燈沒有亮，便高聲喊道：「毛先生！睡着了嗎？您的電話。」毛正義伸了伸懶腰，懶懶的答道：「你沒有開是什麼人打給我的電話？」茶房道：「是位姓邵的打給你的電話。」毛正義一個翻身坐了起來，向窗外問道：「是那裏打來的？是花園公寓嗎？」茶房道：「對了！是花園……」毛正義不用聽了，立刻下床向房門外走，忽忽忙忙的跑到電話室裏，拿了耳機子，首先一句便問道：「是密斯邵嗎？」那邊答道：「我是公寓裏的老賬房，你是毛先生嗎？這邊邵小姐說您要有功夫，就請你過來一趟。」毛正義連連答應道：「有有！我就來。」他掛上了電話，走回房去，先亮了電燈，在電燈光下，首先便是取了一面鏡子，向臉上照了一照，大概是自己沉思過度的緣故，這臉上憂鬱得實在氣色不好，鏡叫着茶房打了一盆熱水來，先洗了一把臉，在床上輾轉了許久，頭髮蓬鬆得很，也對了鏡子，從容的梳了一番，這了整整西裝領子，牽牽衣擺，加上大衣，在門口雇了一輛人力車，趕快的向花園公寓而來，到了門口，剛一下車，門口停着車子等生意

的人力車夫、哄然大笑起來。他心裏倒爲之吃一驚，莫不是他們笑我今天來得次數多了，偷眼看這些車夫們時，他們的目光，却也不射到自己身上，轉念一想，這或者是自己的錯誤，於是又把西服領子整了一整，向裏面走來，到了那慧珠住屋的院子外，先輕輕咳嗽了兩聲，然後問道：「密斯邵在家嗎？」慧珠倒是聽出了他的聲音，便開了房門，探出身子來，向他點着頭道：「請進來罷！」毛正義想起了白天的事，那時未免去得惶恐，所以現在進門，是將面孔繃住了。然後將那皮鞋卜篤卜篤得在地上作響，表示他舉動的沉着。到了屋子裏，自己又爲表示從容不迫起見，緩緩的脫了大衣，取下帽子，一併掛在衣鈎上，這才在她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，微笑道：「剛才我接到他的電話……」慧珠眼看了桌上堆的一疊報，緩緩的道：「恕我冒昧，我要問毛先生一句話。」他心裏有些跳了，然而還極力的忍耐着，手緊緊的捏了衣角，似乎如此，便把惶恐捺住了。便點着頭道：「你不必客氣，有什麼話，就請問罷。」慧珠的眼珠，在那長睫毛裏一轉，微笑道：「據我想：你和祝先生，或者是認識的，我想你知道他的消息或者比較報上詳細些，所以我要請你來問上一問。」毛正義正了顏色，帶着點微笑，似乎是那樣的樣子，便道：「密斯邵怎樣知道我和祝先生熟識呢？」慧珠笑道：「這也不過是一種推測罷了！因爲上午看報的時候，你很想表示不認識祝先生，反言以明之那正是你認識他了。」毛正義笑道：「認識我是認識他的，不過論起友誼來，那決不能比密斯邵還

深。前幾天、外面盛傳義勇軍的消息不好，所以我聽了說他的消息，就不安起來了。可是看了報的結果，正是好消息，我倒歡喜了。義勇軍的交通是和關裏隔絕的，我所知道的消息，正不能比密斯邵還多呢！」慧珠聽了這話，眼睛可看了他的臉。毛正義在她這種注意之中，臉上自然的發出一種尷尬的樣子，只向着慧珠微笑了一笑，並沒有說一個字。慧珠道：「祝先生對我不辭而別，他完全是一種誤會，我總很想找一個機會，和他通上一回信。其實我對於他，也沒有別的要求。」這兩句話似乎向毛正義解釋的，讓他不要多心。毛正義道：「這件小事，我總可以替你辦到，請密斯邵把信寫好罷了。」慧珠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之鬧到今日這種地步，也可以說是受他的影響，可是他那裏知道呢！」說話時，眼圈兒便是一紅。毛正義看她這種態度，似乎對祝長春還有很深的感情，自己和祝長春是情同骨肉的朋友，不能幫助他成爲美滿的眷屬，倒反要搶奪他的愛人，無論站在人情上或道德上說，這都是不應該的事。設若在以前，他就將邵女士介紹和我認識了，那末，他若去當義勇軍，說不定還要把邵女士付託給我的，我還要照顧她。現在我背了祝長春，倒去搶他的愛人，人生交朋友作什麼？想到這裏，坐不住了，就站起身來告辭道：「邵女士沒有什麼了吧？」慧珠道：「就請你和我調查一下他的通信地址，別的也沒有什麼。」說着也站起來，微微的向他點了點頭，那意思便是向他叩求着，毛正義越發了她的感動，就連點了幾下頭道：「這事好辦了我一定辦到。」他這是時理

智已厭了情感，爲一些私意也不帶着，當日便去和慧珠調查祝長春的通信地址。到了次日上午，他算是把這個消息，找着一些頭緒了。覺得慧珠一個人住在公寓裏。是十分寂寞的，她等着別人的消息不到，那就更要覺得寂寞了。因此把一切的事都擱下了，便到公寓裏來向她報告消息。公寓裏的茶房，因爲那小姐搬進來以後，只有這位毛先生，是她惟一的朋友，當然他們關係是很深的。所以毛正義來了，他並不加以攔阻，就讓他直接向裏走去。這一回，毛正義也莽撞一點，他到了房門口，不聲不響，推開門就走了進來。這時慧珠因爲屋子裏爐火很旺，就脫了外面的長衣，身上只穿了一件緊身紅綢夾襖，將一條薄毯子，蓋了上半截，她身子朝外，正半閉了眼睛睡着。白色的枕頭上，蓬着一把黑頭髮，更襯上那鮮紅的襖子，便是情景有些動人。毛正義這才想起來了，人家還是一個黃花閨女，怎好跑到人家牀前來，偷看人家的睡容？因之身子向後一縮，就要出房去。他只是一轉身，却把茶几邊放的一隻琉璃瓷盆碰了，脚下踹的一聲響，這却把慧珠驚醒了。她睜眼一看，見有個穿西服的少年站在屋子中間，哇的一聲叫着，隨着這種叫聲，她已坐了起來了。這件紅綢緊身夾襖，將胸前前綑束得緊緊的，在乳房的兩部，有兩塊隆然而起，在這下面，恰是腰支一把，形容得她那身材，分外的玲瓏嬌小。毛正義也不待她囑咐，就走了出房去，在房門外站了一會子，然後用手緩緩的推着門，緩緩的走了進去。看到慧珠站在床前，披了長衣，只是低頭扣鈕扣，就取下頭上的帽子，向她作

了個半鞠躬，笑道：「真對不起了！我想不到邵女士這個時候，還會睡着沒有起來，這怎麼好？真是對不住。」慧珠見他一味的道歉，倒不能不安慰人家一兩句，便道：「不要緊！你又不是誠心的。」她口裏是如此說着，臉上還帶一層紅暈。正義一而脫西服大衣，一面眼望了慧珠坐下來，覺得她帶了一點羞意，那臉子是格外嬌美了。心裏立刻想着，從我和她的情形而論，也就快達到愛情之域了。這樣好的機會，我爲什麼犧牲了？我若是不肯犧牲的話，當然就不能把祝長春的通信地址告訴她，有了祝長春在她的心裏，就不能容我毛正義在她心裏了。我並沒有搶祝長春的愛人，是我自己得着一個機會，隨便碰 그녀의。我就是和她要好，也沒有什麼對祝長春不住。他如此想着，到了次日，就向慧珠捏造了一個通信地址，而且說了，這信郵局無法可寄，只有託順便的人帶了前去。慧珠不能認爲他的話是假的，就不向下追問了。毛正義看着她的茶几上，又堆了一疊報紙，便笑看：「密斯邵真關心國事，每天買這些報看。」慧珠道：「你想我住在公廨裏，是非常無聊的，我若不找一點事來消遣，那可怎麼辦？」毛正義更是苦於無法請她出去遊玩，有了這一句話，却是一個絕好的機會，便笑道：「打檯球看電影，總也算是高尚一點的娛樂，若是密斯邵願意我請的話。今天，我就可以奉陪。隨便密斯邵挑上一樣。」慧珠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，微笑了一笑。毛正義看她的神氣，不像有什麼拒絕的表示，便說：「密斯邵！今天有功夫嗎？」慧珠隨手將茶几上的報紙，拖過來兩張，很不

在意的掀開來看一遭，信口答道：「你想：我還有什麼事？」毛正義站起來，拍了一拍肩膀，便道：「我們今天，就一塊兒去好嗎？」慧珠道：「你真要客氣，我也不推辭，時間還早呢。打電話把令妹請來，我們一塊兒去罷！」毛正義對於這個要求，雖有些不高興，但是他復知道女子對於男朋友要求出去遊玩，常有這樣一種做就。找一個女同伴，或者一個男同伴在一處，那是表示着有兩個人以上的結合，就是公開的交朋友，並沒有其他作用。那個陪伴的人，固然有白吃白喝白娛樂的權利，然而他也有一旁撮合的義務。這種人，北平新土語，叫做蘿蔔乾。因為名字不雅，所以也有一些人不願幹的。慧珠在提到要正芳做蘿蔔乾，正芳爲了手足的關係，當然是不能不來，而且必定也能盡她蘿蔔乾的義務。因之，毛正義毫不猶豫的就一口答應了。當時就走到電話室裏，打了個電話給正芳，請她務必快來，而且可以雇了車子來，就在這裏開發車錢：必來！務必來！正芳接了她的電話，本來就不能不來，加之正義又說務必來，因之掛了電話，就雇了一輛極快的人力車，趕到花園公寓，踐這一個意外的約會來了。

第六回 新發現

毛正芳一路而來，自以爲已經很快的了，不想一進大門，就見她哥哥在院子裏徘徊着，不覺呆了，呆道：「哥哥等我嗎？我真一刻也沒耽擱，路這樣遠，快不了，有什麼

要緊事呢」說着喘了一口氣。正義忽好說是要她去睇電影，躊躇着道：「密斯邵找你呢
「你去問她罷。」於是走到慧珠屋子裏來，慧珠迎着她便笑道：「令兒吳請我去睇電影
呢！」當正芳坐在車子上時，一路想着，哥哥不要在那裏出了什麼岔事，要自己來調和
。及至到了公宮門口，並不看到有什麼舉動，心跳才好一點。可是哥哥脫話閃爍，還有
些狐疑。並在慧珠說是去看電影，這才乾了一身汗，便脫着大衣笑道：「嚇了我一跳！
」慧珠道：「爲什麼嚇了你一跳呢？」正義背對了慧珠，向正芳丟了一個眼色，正芳笑
道：「車子在大門口破了皮帶，拍啦一聲響，我以爲有人朝我放手槍呢。」慧珠道：「
那也不至如此呀！不一個人會對女子放手槍呢？」正芳道：「怎麼沒有，這年頭兒，什
麼奇怪的事，都會發生出來的。」慧珠笑着點了點頭道：「哦！哦哦……我明白了，
可是你也不至於鬧到那樣地步呀。」正芳脫完了大衣，露出瘦小的駝絨袍子，現出一個
嬌小的身材來，她就平地一跳，兩手按了慧珠的肩膀，連推她幾下道：「你倒和我開玩
笑，我非……」說時，她眼珠向正義轉着，看見哥哥正着顏色，現沒有什麼笑容，
就不敢向下說了。慧珠攬了她的手，同在床上坐着，潤道：「我打電話給你，約你來看
看我，你怎樣不來呢？」我現在是個孤苦的人，你是我的老同學，應該來看看我。」正
芳笑道：「我不是在這裏看你嗎？」慧珠道：「不是令兒那樣打電話催請，大概你不肯
來吧？我現在想破了！人生在世，不過是幾十年光景，玩一天，是一天；我從今天起，

做開來玩上一玩。」正芳聽她這話，好像她自己要開始浪漫起來，並不是哥哥相請她，便笑道：「說是看電影，那一位請呢？」慧珠道：「那一位請都沒有關係，到了電影院再說。」正義先來時，見慧珠說話，總有些吞吞吐吐的，不能暢所欲言，現在妹妹來了，她就爽快起來，很不在乎的樣子，打也猜不出她是一種什麼態度。只好帶了微笑，坐在一邊，專看她和妹妹說笑着。然而慧珠也覺得正義未免寂寞無聊，和正芳談着的時候，却也偶然向正義看看，和他談個一兩句，以免將他冷落了。正芳說着話，却將手表掏起來看了兩三次；慧珠笑道：「鐘錶還沒有到啦！看你這樣子，倒比你令兄還急。」她這一句無心的話，自己說出來了，却不打緊，可是正義聽了，好像她就料定自己是很着急的然而爲了什麼着急呢？這不是一個問題嗎？不過她說了之後，似乎也感到自己失言似的，就向正義道：「毛先生來久了！不就攔你的工夫嗎？」她這算是暗示着，解釋他那個着急的原因。正義道：「這兩天我很忙了幾個月，焦頭爛額之下，我也應該休息休息了。」慧珠微笑着，穿起大衣來，笑向他道：「那很好，我可找個玩兒的夥伴了。」正芳更不打話，將大衣遞給哥哥，然後穿了大衣，就在二人前面，走到了影院裏，自然是毛正義買了票；入座的時候，正芳故意讓他二人挨着坐下，才在慧珠的下手坐了。在看電影的時候，慧珠却只和正芳談話，正義却並不爲這是冷淡。到了休息的時候，就將口香糖咖啡糖牛肉乾等買了一大捧來，估量那些糖價，約莫和票價也就差不多。一直

到電影看完了，還剩下許多。正義本想還拿着的，却是慧珠扔在椅子上，並不理會，因之也只好不理會了。慧珠回轉身來向他笑道：「多謝了！」正義道：「別忙了回去呀！不找們地方，去吃一點東西嗎？」正芳望了慧珠，沒有作聲。慧珠笑道：「要你作了一回東，也就行了！幹嗎又要你作東呢？我這人也未免太不客氣了。」正義道：「這也無所謂請，就是不請密斯邵，我一個人……」就是和妹妹也要吃飯的。」正芳看到哥哥表示出那惠而不費的話，正是堅決了要請，就拉着慧珠的手道：「去罷去罷！」慧珠覺得馬上回公寓去，也是毫無所事，就只得依了她兄妹的話，一路去吃飽子。直到晚上九點鐘，方始散夥。慧珠在一處混着，把一肚子煩憂都拋開了。及至回家以後，公寓裏夥計也不會籠着煤火，屋子裏是冰冰冷的。桌上擺了三杯涼茶，和一些亂疊的報紙，在慘白的電燈光亮下，更顯得淒涼。心裏便想着，我還是和他們在一處混混罷！毛正義也只是粗野一點，人倒是很忠實。自己叫夥計來籠着了火，又泡了一壺茶喝了，糊裏糊塗的，就到了十二點以後。次日起來，依然又是無聊，想到昨日的遊玩，覺得還是那樣解悶之好。毛正義請客送東西，花的錢也不少，今天可以回請他一次，而況自己還不免有請他幫忙的地方，也不能將他太怠慢了。如此想着，吃過午飯，就打了個電話給毛正義，請他過來。可是毛正義昨日所說這兩天正閑着的話，却有些不確實。那夥計回話，說是他一早就出去了！慧珠本來想要回請他兄妹兩人的，可是很奇怪，找不着正義，就懶

得找正芳。一人獨坐到兩點鐘，實在有些不耐煩，想到昨天在影院裏，看到預告，說是今天的片子不錯，不如今日一個走到影院裏去，消磨兩個鐘頭罷！如此想着，她就一個人上電影院去了。當她人出胡同口的時候，看見一個穿西服的男子過去，似乎是毛正義，然而自己坐在一輛很快的人力車上，只一瞥的工夫，車子就飛馳過去了。心裏想着，在大街上高聲叫喚，未免不像樣，也只索罷了。她三點鐘上電影院去的，到了五點多鐘，方才回來。一進公寓門的時候，夥計就迎着她道：「那一位毛先生，打你剛出門，他就來了我們沒有得你的話，又不敢讓他進去，現時還在帳房裏等着呢。」慧珠聽說，心裏倒老大不過意，便道：「快請毛先生到裏面來坐罷！」慧珠走進屋子裏時，毛正義也就笑嘻嘻的跟着進來了。慧珠笑道：「對不住！要你等這樣子久。」毛正義道：「密斯邵打過電話之後，我就回去了，我也久不及回電，就趕了來，偏偏我一到，密斯邵就出去了，真對不住，誤了你的什麼事嗎？」慧珠心想，我讓他等了這來，他倒給我道歉便笑道：「你太客氣了！我並沒有什麼事，不過請毛先生來看電影，我已經看過電影了。」她雖這樣說了，並沒有事相煩，可是毛正義聽着，就悔恨到了廿四分，一個女友來邀男友去看電影，這種表示是極不容易有的，這樣一個好機會，自己偏是失落了，這是如何可惜呢？情不自禁的，就噙了一聲道：「早晚得是這樣，那一搖小組會議，我就不該去參與了。」慧珠道：「毛先生今天還是忙着啦！」毛正義連連搖頭道：「不！不！不！不！」

！今天是讓人家拉去開會的，密斯邵找我，我偏不在家，這該受罰讓我来講罷！密斯邵願意吃那家館子呢？」慧珠笑着，道是不勇當。正義坐下來，找了一些別的話，閑談了幾句，看着慧珠臉上是笑嘻嘻，這就大了膽子，又向她提道：「密斯邵，你不必和我客氣，我們一塊兒吃晚飯去。吃過晚飯我們再去電影，補上白天的那個約會。」慧珠道：「白天看了電影，晚上又去看電影，一天到晚，都在電影院裏了。毛正義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吃過晚飯就改爲去看老戲得了。」慧珠笑道：「這個樣子，你竟是非請我不可啦！」毛正義笑道：「這也無所謂，不過沒有事到娛樂場去消磨鐘頭罷了。去罷！不要緊的。」一個男子教勸女友去遊玩的時候，總是將這兩句話，作爲前提：不要緊，沒有關係，這幾個字雖然不甚吃力，但是女子對於一個男子，除非不接近則已，一接近之後，女子的情面最軟不過，男子一味的歪纏，她也就不能十分的深閉固拒。而况慧珠對於毛正義，根本也有些願意接近，在他進說了幾遍不要緊沒有關係之後，也只好答應着陪他一路出去玩。不過她自己爲保留自己的身份起見，却笑着贊了幾句道：「在這大難當前的時候，我們倒是拼命去尋找娛樂，讓別人知道了，免不得要說一聲涼血動物。」毛正義笑道：「這話不能那樣說，愛國儘管愛國，也不必把娛樂的事完全拋棄，那些不找娛樂的人，整天整夜發愁，未見得就能替國家想出個什麼辦法來。就以我來說，雖然也看電影，也找娛樂，可是爲國家多少也作了一點事情。我一個人每到苦悶着了不得

的時候，也到電影院去，或戲館子裏，去坐兩三個鐘頭，這個目的，就爲的是澆一澆胸中愁苦，把時間消遣過去。若不是爲了時局不好，胸中不發生苦悶，我還用不着上電影院哩！懸珠本也不是真反對娛樂。毛正義既是如此說了，懸珠也便不再說什麼；請正義喝了一杯茶就和他一路上館子去吃飯，到戲園子去聽戲。這樣一暢快，又是十二點多鐘，毛正義纔送懸珠回公寓，又坐了片刻，再回自己寓所去。不幸他的寓所，又在東城，經過四十分鐘奔走，方始到家。到家以後，已經兩點鐘了，搥了很久的門，公寓裏夥計，方始打開大門，讓他進去。他到了院子裏，便見屋子裏亮了電燈，窗戶上是很明亮的，因道：「我屋子裏，怎麼先亮了燈？」夥計道：「有一位馬先生，八點多鐘就來了，在這裏等着你呢。」毛正義走進屋來，那位朋友馬子良，和衣躺在他床上。毛正義道：「老馬！老馬！這的時候了，你還在我這裏躺着，打算不回家了嗎？」馬子良一個翻身坐了起來，用手揉了一揉眼睛，看着他，便皺了眉道：「咳！你還說啦！你這人真真誤事不淺。」毛正義道：「彼此沒有見面，我怎會誤了你的事呢？馬子良道：「就因爲彼此不見面，才誤了事啦！這兩天，也不知你有什麼秘密工作，十分的忙碌起來，開會聽不着你，打電話找不着你，甚至到你公寓裏來等候，也等不着你。」毛正義道：「我當然有點事情。」馬子良道：「你只忙你的事，就把大家的事，完全忘記了。」說着，他用手掀着牆上掛的日曆，笑道：「你看看現在是什麼日子了！你有三天沒撕日曆，

把明天的大會都忘了。」毛正義道：「明天什麼日子？」馬子良笑道：「不但你忘了會務，頭明天什麼日子，你都忘了。我也不說，你自己想想看吧。」毛正義也掀着日曆着了一看，跌着脚道：「明天上午十點鐘的救國大會，我一點都沒有預備，怎麼辦呢？宣言標語，一些都沒有動筆。」馬子良淡笑道：「要等到你來辦，大事去矣！我們今天晚上六點鐘，開了一個小組會議，因為你又缺席，只好我自己章好了一些文件，連夜去趕辦。不過有一件事，還是非找你不可。」毛正義道：「是大會的主席嗎？」馬子良道：「這個倒毋須，就是明天的大會，一定有這樣一條實施的辦法，就是大家分批到娛樂場門口去散傳單，對於那些聽戲看電影的人，要在書面上去大罵一頓。」毛正義道：「這件事我有些不大贊成，聽戲看電影的人，花他自己的錢，耗費自己的時間，旁人有什麼法子去干涉人家。況且……」馬子良走到他面前，偏了頭，向他臉上望了一遍，問道：「老毛，你怎麼了？得了神經病嗎？這樣大難當前的時候，那些去找娛樂的人，我們還不應當干涉，應當作些什麼事呢？他雖然花他自己的錢，請問；國家完了，他還能花不能花？四萬萬的人，大家都這樣想，那還有誰來挽救這個危局呢？」毛正義這才脫了大衣，緩過一口氣來，將爐子上放的一壺開水，沖到茶壺裏去，接着斟了一杯茶喝，這才坐下來，向他微笑道：「這倒好像你是對我演說，我不過這樣譬仿說一句，你何必發急？我說這話，當然也是有原由的，我現時在外面和人談話，人家對我們學生會的

批評，都不大好，以爲我們借了愛國的題目，有些自私自利，可是我們憑良心說一句，有什麼自私自利呢？所以有了這種批評，無非都因爲我們之行動，有些過激的時候，才引起了人家的惡感。」馬子良道：「那不然，我們愛國的行動，不和人家妥協的。」毛正義見他兩手插在西服褲子插袋裏，近了火爐，扳着臉站住，這個樣子，他真的有些動火了，豈可繼續的問下抬槓，便笑道：「得啦！不說這無益的辯論了，這樣夜深，你當然也不能再走，就在我這裏睡下，明天一早再走吧！」說着皺了眉頭，兩手抬起來，捧了自己的額角，連轉了兩句道：「頭又痛起來了！我坐不住了！」馬子良看了他這樣子，好像他身上：十分的不舒服，便望了他道：「大概你終日在外面跑着，中了寒了。那末，你應當將被蓋得厚厚的。好好的睡上一宿，能出一點汗，病就好得更快，我還是走罷，不在這裏打攪你了。」毛正義道：「難道我怕中寒，你就不怕中寒嗎？這樣夜深，把你轟到那裏去？你就在我這樣睡罷。」說着，他就伏在桌上假寐。馬子良一想：那裏不要朋友，他既是不舒服，就在這裏伺候人家一宿，也是不妨。他如此想着，便道：「那也好！我就是在這裏藤椅上，打個盹兒也行了。把爐子裏的火，添得旺旺的，我就不冷。」他說着，果然和他爬梳了鐵爐子裏的灰，又添上了煤塊，還替他在保溫水壺裏，灑上一壺水，然後和他展開了床上的被，笑道：「你睡吧！」毛正義看了，心中不住的暗笑；恐怕真笑出來了，有些不大方便，就把牙咬了舌尖，許久抬不起頭來。馬子良道

：「怎麼着你頭暈嗎？我來攙着你一點吧！」毛正義連搖頭道：「不敢當！不敢當！」他低了頭解脫衣服，就向被裏一鑽，口裏哼了幾聲道：「老馬呀！讓你在藤椅上睡着，我真是不過意，馬子良道：「沒關係，誰不害病呢？」毛正義生平，就有那樣一個脾氣，不願和人同睡，要留住馬子良，是爲了明天早晨的張本，既是他不肯上床來睡，那倒正合己意，所以就不再謙遜了。馬子良那知其中的緣故，便只在藤椅上躺下了，用兩件大衣蓋在身上，睡到次日清晨起來，首先就走到床前前去，摸了一摸毛正義的額頭，看他發燒與否。這屋子裏昨晚煤火燒得太大了，他睡着出了一身的汗，馬子良笑道：「好了！你出了這一身汗，就該輕鬆一大半了，不過休養也是要緊的。今天的大會，就不必到了，我和你請假吧。你可還有什麼話說，我可以和你轉達。」毛正義哼着道：「我沒有什麼話說，會裏所議的辦法，我完全贊。」馬子良道：「你喝水嗎？」毛正義搖了一搖頭，並不作聲。馬子良替他塞了一塞被頭，看了一看煤火，出門的時候，又叫了公寓的夥計來，吩咐好好伺候，這才走了。毛正義又睡了兩點鐘，叫夥計拿了報來看，政治新聞，社會新聞，都不要看；第一下，就掀開電影廣告版，看看今天有什麼好片子；巧了！今天有二家影院，都換好片子，他看過之後，一骨碌爬了起來，就很高興的叫夥計打洗臉水。一方面就穿衣理髮，忙碌起來。當他這樣忙碌的時候，開會的幾個中堅份子，很掛心他的病，都到公寓裏來探望他。毛正義在玻璃窗紗裏面，一看到同志們來了

，暗暗連叫兩聲糟了！立刻就伏在桌上。同志們走了進來，他手扶了桌子站將起來。向大家點一點頭，額子彷彿是直不起來的樣子；眼皮下垂，也像不能對面看人。一個代表居山民走向前，握了他的手道：「毛同志，你的病好些嗎？怎麼坐起來了。」毛正義加一雙手扶了桌椅，哼着道：「我想大家都工作去了，我一個人却在這裏躺着，未免說不過去，我想坐起來，做幾張官言的稿子。」居山民道：「你看見報上登的消息嗎？這幾天，上海的風聲很吃緊，怕真個要打起來，所以今天我們除了來看你的病以外，還要和你商量商量，我們到了必要的時候，是不是要分一部份人到上海去工作？」毛正義道：「我想上海總不至於有什麼問題吧？即使有問題，也用不着我們這裏去人。」說着，看他來的五個朋友，除了一個人在抽煙捲而外，其餘四五個人都皺了眉，滿臉的愁容。因向外邊道：「諸位有什麼意見呢？我們到外面屋子裏來再談罷。」大家聽說，就走出來。好在這裏大鑿桌子，標語，白紙藍色的圖書，牆上都張貼得有，只要大家坐下，便有一種小組會議的雛形。所以在這時間；空氣立刻緊張，情形也就嚴肅起來。居山民首先站着道：「現在時局是這樣的嚴重，凡是有血氣的人，都應該自己警惕起來。現在各地方娛樂場上，依然是紅男綠女的進進出出；雖然各花各的錢，我却有兩點看法。第一：讓外人看了，可以證明中國人把國難並不當一回事，依然還是取樂。第二：娛樂的人，看那些錢去作無益的消耗，何不拿來捐助一點軍餉？中國人，就是這樣無志氣，說起

來真令大可恨。我的意思，從今日起，立刻分着大隊出發，到各娛樂場去發傳單和募捐。

「毛正義看到在座的人，既是愁容滿面，而且各人都怒氣勃勃的，決不能用話去侵犯，只得默然坐在一邊。偏是大家議論了一陣子，還推毛正義出來說話。毛正義怎樣能推辭得。只好說本人今日有病，不能多說話，可是各位說的辦法。我都非常的贊成。他本來是個有病的樣子，現在被迫着出來說話，更是那一種不得已的模樣，腦袋偏在肩膀上，覺得他是十分苦惱。然而他最後却振作精神，腳一頓，一挺胸脯道：「假使諸位覺得有我出發的必要，就是派我出去，我也不辭。」大家看了他這樣的態度，就鼓了一陣掌。後來大家議論的結果，出發時候，還要籌備一番，今天是來不及了，一律改在明天實行。同時僑體值毛正義起見，請他休養。大家散了之後，公寓夥計進來了，笑向毛正義道：「剛才花園公寓……」毛正義道：「是不是邵小姐打電話來了？」夥計道：「我倒不知道是什麼人打電話，也是那邊夥計打的，問你在不在家啦？我就說在開會呢！」毛正義頓了腳道：「咳！你怎麼糊裏糊塗就答覆人家，也不徵求我的同意；快去接通電話來，我有話說。快！快！」夥計被他一催，看這情形，好像是一樁特大的事情，只好依了他的話，立刻去打電話。電話叫通以後，毛正義親自去接電話，喂了一聲，那邊是女子聲音答覆着，立刻向了電話機一哈腰，笑道：「密斯邵嗎，真對不住！剛才你打電話來，我就在家，只因爲有幾個朋友，在一處談話，夥計們不懂，他說是在開會，

真是胡鬧極了。有什麼事嗎？我馬上就來。」那邊的慧珠，所要問的話，還不會問一個字出來，這邊毛正義都代爲答覆了，她只有笑道：「我也沒有什麼事，不過問一聲，毛先生出去了沒有？」毛正義道：「我沒有出去，我就來！我就來！」說畢，掛上電話機，回房去，加上大衣，精神抖擻的就向外走。還是公寓裏的夥計，有些明白，問道：「毛先生，你身上不是不舒服嗎，你要出去，也讓我給你雇個帶蓬的車子吧。」毛正義一面說不消，一面已經走出大門去了。而且看他那樣喜氣洋洋的，也不會是有病。他坐着車子到了慧珠那裏，慧珠正斜躺在床上看報呢。一見他進來，理了理髮，笑着坐起來道：「真快！這樣遠的道，電話掛上沒有多久，你就來了。」毛正義大衣還不曾脫，先就問道：「密斯邵看見報了嗎？」慧珠以爲他是說上海情形嚴重的消息呢，便皺了眉道：「我看見了。」毛正義笑道：「今天的片子，真好！有一家是克萊拉寶的『甜蜜蜜』，又一家是南珊卜羅的『青春世界』，這兩個女主角，都是你所最心服的。」慧珠道才知道自己誤會了人家的意思，心裏可就想着，毛正義這個人，誰都知道他是個奔走愛國運動的大學生，然而他和我交朋友以來，始終沒有談過什麼愛國運動的事情，難道他聽我不起，以爲我不配談愛國嗎？便笑道：「我知道毛先生是很忙的，可別因爲我寂寞，你來陪我，把你的正事就誤下去了。」毛正義兩手反扒了大衣，正想脫下去，然而他只脫下一點兒，却又重新穿起來，笑着向慧珠道：「我陪密斯邵吃飯去，好嗎？」慧珠笑

道：「這有點不像話，難道我打了電話把你叫來請我不成？」毛正義笑道：「就怕我不够那種資格，若是够那種資格，大家就用不着客氣，那不是更好嗎？」慧珠覺得他這話，有些雙關的意味，便默然着不肯向下說去。毛正義笑嘻嘻的放着笑臉子，點了點頭道：「去罷！何必客氣呢？」慧珠還不會答覆他的話呢，篤篤的，房門有人敲着響。本來像公寓這樣舊式旅館：誰要進誰的房，並沒有先敲門知會的那一套手續。但是這裏現在住了不少摩登人物，因之隨着生了不少的男女交際問題，假使不知會房中主人，就這樣衝了進去，也許致于不便，所以來往的人，都製用了住新旅館的辦法，未進門以前，必定要敲一敲門。慧珠聽了這樣門聲，就知道是同寓的田玉文小姐來了。她曾於一次來訪的時候，提到這件事，說是公寓裏的規矩，沒有旅館裏的好，進門訪人，並不敲門，所以我到人家屋子裏去，必定先敲門。他這樣說了，反言而明之，就是希望人家到她屋子裏去，也要先敲門。所以她一敲門，慧珠就知道了，笑道：「不是密斯田嗎？請進罷！」田玉文推了門，伸進半截身子來，毛正義看了倒吃了一驚，原來她穿了桃色綢夾袍，長長的頭髮，兩邊垂了雙辮，每個辮子上，拴了個大紅綢花；她的臉上，又抹了很濃厚的胭脂，猛然的看去，彷彿一團烈火，這正是上海傳來的時髦裝束，她笑嘻嘻的向慧珠道：「勳！你這兒有貴客光臨啦！」慧珠笑道：「我來介紹介紹罷！」玉文聽了這話，就走進來了，經慧珠一介紹之後，玉文就向毛正義身上打量一番，笑道：「久仰久仰

，毛先生是個民衆運動的領袖人物，倒有工夫看朋友。」毛正義和慧珠在一處，已經覺得是人神相交，和天上的安琪兒在一處；於今看到了田玉文，那更是非言語可以形容，一見之下，便覺得喝了一杯醇酒，人是醉倒了。而且不但是她身上的衣服，足以動人，就是她說的話，也是嬌嬌滴滴，聽到耳裏去，猶如聽了一種美妙的音樂，非常的愉快。只是笑嘻嘻的，說不出話來。玉文道：「我剛才在窗外經過，聽說二位是打算去看電影，但不知決定在那一家？」慧珠道：「你也去嗎？我來請得了。」玉文道：「我是不會客氣的，不過我那裏還有兩個男朋友，我丟了人家去看電影，有些不大好，不如由我來請。那末，是我都認得的，那就沒有關係了。」毛正義看到玉文以後，全身都麻醉了！就怕僅僅這一面之緣。於今她來相請去看電影，先且受下了，留了一個答謝的機會，很可多一次周旋了，便笑道：「誰人請，都沒關係，一回見面二回就是朋友。」玉文道：「那末我先回房去，告訴我那兩位朋友，請兩位就到我那邊去。」說着，她就走了。走到房門口時，她還在通紅的衣袖裏，伸一截雪藕似的手胳膊，扶住了門框，回頭來向人睨了一眼，微微一笑。毛正義心想，怪不得許多摩登男士，終日研究溜冰跳舞看電影，這實在是有緣故的。凡是時髦的女人們；大概都喜歡這些玩意。想和這些女人接近，就不能不研究時髦玩意。一研究時髦玩意之後，有了這些好女人，豈捨得丟開呢？前兩星期，我看到肩膀上背着冰鞋的朋友，我就免不得暗下罵他們無心肝；於今：「嗚

！密司脫毛想什麼啦？」毛正義兩手插在西結袴袋裏，昂了頭站着看牆上一張風景畫的鏡框子，正在出神。這時猛然一回頭，才笑起來道：「我沒有想什麼，我在看這種風骨大的透視法呢。」慧珠道：「我還以為你又是爲了時局發愁呢？」毛正義歎了一口氣道：「發愁是發愁，可就是手無寸鐵，還不是白發愁！」說話時，看慧珠已經穿上了衣，於是也就跟着一同到田玉文屋子裏來。她和毛正義住公寓一般，一個人却住了兩間屋子。不過毛正義是擱了大鑿桌子，貼上標語的屋子。她的屋子裏却是放着軟綿綿的沙發，和粉紅色的窗簾，牆上沒有革命尚未成功的對聯，却有兩張人體美的畫像，和幾個美國電影明星照片。牆角落裏，沒有即宣言的油印機，却有一個大話匣子。這時正唱着「遊宮豔史」呢。這屋子裏有個穿紫呢西服的少年，頭髮梳得溜光，臉上還抹了一層雪花膏，雖是臉太尖一點，然而他的衣服穿的是非常緊俏齊整，似乎還是個美少年，還有個四十上下的人，穿了灰鼠絨袍，外罩青馬褂，頭上戴了緞子皮帽，還有個小小的紅痘痘。他雖是胖一點，然而面面相覷的，還有些厚德載福的樣子。又有一個穿湖縐絲棉袍子的，那人雖不過二十多歲，却是一臉的烟容，和儀器館的人體模型差不多。除瘦之外，還是一點血氣不帶。尤其是他右手中指之間，有一大截是黃色烟黝，只在這幾點上，覺得人便有幾分討厭的可能。然而田玉文女士，對他似乎看得十分重要，首先就將他介紹着道：「這是岳六爺。」他立刻站起來拱了拱手。她又介紹那胖子道：「這是駱一平先生。」

那人也是起來一拱手。她介紹着那西裝少年，却笑道：「這是密斯脫許永生，外號乒乓球的是。」許永生却伸着手，和毛正義握了握，他笑道：「剛才密斯田來說，要介紹閣下，和我們談談。我聽說，簡直歡喜的不得了。」毛正義也是終日在社會上奔走的，相人之術，却也不下於人。進屋之後，看了這三位男來賓，衣飾不同，個性各別，也就料着這位田玉文女士，是他交際大家。那一種人士，都可以和她往還。尤其是這位岳六爺，她特別看得重，這位岳六爺，雖不知是幹什麼的，然而有件事可以斷定，便是他有錢。對於這在座的三人，平常都認為腐敗的人物，革命人物是應當把他打倒的。然而現在因為玉文和慧珠的面子，却不敢得罪人家，因之笑着答覆許文生道：「歡迎二字是不敢當，不過一個人投身到社會上來，交朋友是越多越好的。」許永生讓他在沙發上坐下，笑問道：「近來爲愛國運動的事，奔走很忙吧？」毛正義道：「愛國運動四個字題目太大了，不敢當，不過盡國民一份子的義務而已。」駱一平手上夾着一支雪茄烟，閑閑的樣子坐在沙發上，就微偏了頭問他道：「看報上說，今天又開救國大會，大概又要檢查劣貨了，真是怪事，怎麼市上的劣貨，老是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呢。」毛正義道：「唉！這還不是爲了商人們不知愛國的緣故。」岳六爺却臉向着脖子道：「三爺，你以爲怎樣？商家自然也有商家的苦衷。」駱一平將雪茄向痰盂裏彈着灰，點點頭道：「這話也可研究。說畢，將雪茄插在嘴裏向毛正義道：「兄弟倒有個小小的建議，就是貴

會派人出來募捐的這件事，很容易引起社會上人的反感，而所捐的數目，又爲數有限，外面雖有許多風語，但是我總相信各位愛國之士，總是居心無他。」毛正義雖是把平常的工作，稍微冷淡了，然而這種言語傳到他耳朵，却是有點難受。正待據理駁復時，那岳六爺又淡淡的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中國的事，就是這樣啊！」這一句話，是太大的有皮裏陽秋了。毛正義聽了，真是火上加油的生氣，把臉都漲紅了，田玉文看到毛正義那種樣子，大概不免生氣，立刻向大家笑道：「這不成問題的事，我們說它做甚麼！瞧電影去罷！不要誤了正事。六爺，勞駕！請你把衣架上那件大衣取下來給我。」岳六爺笑着正待起身，那個西裝同志許永生便站起來，首先將那件皮大衣取到手上。站到玉文身邊，提了領子等候她來穿。玉文笑着向他眼一瞟道：「這可不敢當呀！」她說時，反着手，將大衣穿好了，兩手抄了一抄領子，望了大家說道：「你們還不打算走嗎？慧珠也覺得毛正義和這三位談話，有些格格不入，若是考讓他們談下去，不免會發生什麼口角，也就站起來看了看手錶，笑道：「走罷走罷！只有十五分鐘了。」男女朋友在一處，總是女朋友發言有效力，這兩位女賓，既是一致的要走，幾位男賓，也就無話可說，惟有屬駕而行，準備將兩小時的時間，消磨在電影院裏了。

